目录

[第一篇 逍遙遊 1](#_Toc73969450)

[鯤魚化爲大鵬鳥 4](#_Toc73969451)

[怒而飛，其翼若垂天之雲 6](#_Toc73969452)

[《齊諧》者，志怪者也 7](#_Toc73969453)

[生命之息 7](#_Toc73969454)

[境界大小的差別 9](#_Toc73969455)

[小知不及大知，小年不及大年 10](#_Toc73969456)

[奚以知其然也? 11](#_Toc73969457)

[南北兩極相通 13](#_Toc73969458)

[此小大之辯也 14](#_Toc73969459)

[四等人材 15](#_Toc73969460)

[出格的高人 17](#_Toc73969461)

[御風而行的列子 19](#_Toc73969462)

[真俗不二 19](#_Toc73969463)

[堯讓天下 21](#_Toc73969464)

[越俎代庖 21](#_Toc73969465)

[藐姑射之山 有神人居焉 23](#_Toc73969466)

[是其麈垢秕糠將 26](#_Toc73969467)

[不龜手之藥 28](#_Toc73969468)

[無何有之鄉 29](#_Toc73969469)

# 第一篇 逍遙遊

北冥有魚，其名爲鯤。鯤之大，不知其幾千裏也。化而爲鳥，其名爲鵬。鵬之背，不知其幾千裏也。怒而飛，其翼若垂天之雲。是鳥也，海運則將 徙於南冥。南冥者，天池也。

且夫水之積也 不厚，則其負大舟也無力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，則芥爲之舟，置杯焉則膠，水淺而舟 大也。風之積也不厚，則其負大翼也無力；故九萬裏，則風斯在下矣，而後乃今培風 。揹負青天，而莫之夭閼者，而後乃今將圖南。蜩與學鳩笑之曰：我決起而飛，槍榆枋，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。奚以之九萬裏而南爲？』適莽蒼者三餐而反，腹猶果然，適百里者宿舂糧，適千里者三月聚糧；之二蟲，又何知？

小知不及大知，小年不及大年，奚以知其然也？朝菌不知晦朔，惠姑不知春秋，此小年也。楚之南有冥靈者，以五百歲爲春，五百歲爲秋；上古有大椿者，以八千歲爲春，八千歲爲秋。此大年也。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，衆人匹之，不亦悲乎？

湯之問棘也是已。『窮髮之北，有冥海者，天池也。有魚焉，其廣數千裏，未有知其修者，其名爲鯤。有鳥焉，其名爲鵬，背若泰山，翼若垂天之雲，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裏，絕雲氣，負青天，然後圖南，且適南冥也。』斥笑之曰：『彼且奚適也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， 翱翔蓬蒿之間，此亦飛之至也。而彼且奚適也？』此小大之辯也。

故夫知效一官，行比一鄉，德合一君，而徵一國者，其自視也亦若此矣，而宋榮子猶然笑之。且世而譽之而不加勸，世而非之而不加沮，定乎內外之分，辯乎榮辱之境，斯已矣。彼其於世，未數數然也；雖然，猶有未樹也。夫列子御風而行，泠然善也，旬有 五日而後反，彼於致福者，未數數然也；此雖免乎行，猶有所待者也。若夫乘天地之正，而御六氣之辯，以遊無窮者，彼且惡乎待哉？故曰：『至人無己，神人無功，聖人無名。』

堯讓天下於許由，曰：『日月出矣，而爝火不息，其於光也，不亦難乎？時雨降矣，而猶浸灌，其於澤也，不亦勞乎？夫子立而天下治，而我猶屍之，吾自視缺然，請致天下。』許由曰：『子治天下，天下既已治也，而我猶代子，吾將爲名乎？名者實之賓也，吾將爲賓乎？鷦鷯巢於深林，不過一枝，偃鼠飲河，不過滿腹。歸休乎君！予無所用天下爲，庖人雖不治庖，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。』

肩吾問於連叔曰：吾聞言於接輿，大而無當，往而不返，吾驚怖其言，猶河漢而無極也！大有逕庭，不近人情焉。』連叔曰：『其言 謂何哉？』曰：『藐姑射之山，有神人居焉，肌膚若冰雪，淖約若處子。不食五穀， 吸風飲露，乘雲氣，御飛龍，而遊乎四海之外；其神凝，使物不疵癘，而年穀熟，吾以是狂而不信也。』連叔曰：『然，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，聾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，豈唯形骸有聾盲哉？夫知亦有之；是其言也，猶時女也。之人也，之德也，將旁萬物，以爲一世蘄乎亂，孰弊弊焉，以天下爲事？之人也，物莫之傷；大浸稽天而不 溺，大旱金石流，土山焦而不熱。是其塵垢 糠，將猶陶鑄堯舜者也，孰肯以物爲 事？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，越人斷髮文身，無所用之。堯治天下之民，平海內之政，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，汾水之陽，然喪其天下焉。』

惠子謂莊子曰：『魏王貽我大瓠之種，我樹之成而實五石，以盛水漿，其堅不能自也。剖之以爲瓢，則瓠落無所容，非不然大也，吾爲其無用而掊之。』莊子曰：『夫子固拙於用大矣！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，世世以爲事；客聞之，請買其方百金。聚族而謀曰：「我世世爲，不過數金，今一朝而鬻技百 金，請與之。」客得之以說吳王，越有難，吳王使之將，冬與越人水戰，大敗越人，裂地而封之。能不龜手一也，或以封，或不免於，則所用之異也。今子有五石之瓠，何不慮以爲大樽，而浮於江湖，而憂其瓠落無所容，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？ 』

惠子謂莊子曰：『吾有大樹，人謂之樗，其大本 擁腫而不中繩墨，其小枝捲曲而不中規矩，立之塗，匠者不顧。今子之言，大而無用 ，衆所同去也。』莊子曰：『子獨不見狸乎？卑身而伏，以候敖者，東西跳梁，不闢高下，中於機闢，死於網罟。今夫牛其大若垂天之雲，此能爲大矣，而不能執鼠。今子有大樹，患其無用，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，廣莫之野？彷徨乎無爲其側，逍遙乎寢臥其下，不夭斤斧；物無害者，無所可用，安所困苦哉！』

《莊子》在中國文學中非常有名。下面我們開始 研究《內篇》的第一篇，《逍遙遊》。

在中國文化裏頭，逍遙這兩個字是莊子最先提出來的，莊子講的逍遙，不是西門町那個逍遙池的意思，那是洗澡的地方；不過也許有一點取《莊子》裏逍遙的意味。我們現在說人生要逍遙逍遙，這個逍遙常常是修道的人的理想，等於學佛的人要求解脫。結果我們看修道的人，又喫素又守戒，又這樣又那樣，認爲這叫做道。看他一點都不逍遙，越看 越苦。學佛修道要求逍遙解脫，人生既不逍遙又不解脫，這個人生是很苦的。

《逍遙遊》，我們看了這個題目要特別注意，逍 遙是逍遙，遊是遊，因爲逍遙了纔可以遊，不逍遙 不能遊。借用佛家的觀念，人生解脫了，纔能夠得 遊戲三昧，在人生的境界裏面遊戲。所以拿這個觀 念講，什麼叫人生?我們可以作一個答案：痛苦的 累積叫人生。人生可以解脫痛苦，就一定得到逍遙 自在。

我們現在首先要對《逍遙遊》做一個綱要，大家要把握這個綱要。《逍遙遊》全篇的內涵都指導着我們的方向。第一個主題，就是人生要「具見」，見地具備，就是普通講的見解，再普通一點講，就是眼光、思想。一個沒有遠見的人，見解都不行，要想成功一個事業，或是完善一個人生，是不可能的。所以莊子提出來「具見」，具備見地，纔能夠腳踏實地，從基本做起。因此後來的禪宗，首先講；個人一定要「具見」，具備高遠的見地，見到道纔能夠修道，不能見道還修個什麼道。假如說我們見到了眼前有一塊黃金，然後想辦法把它拿起來，你沒有看到黃金，在那裏瞎想有什麼用?所以莊子第一個提出，真正的要見道才能修道。換句話說，人修道也好，作人也好，要真正地瞭解了人生，纔能夠懂得人生。那麼具個什麼見呢?《逍遙遊》就告訴我們：解脫的見。人生不要被物質的世界，不要被現實的環境所困擾。假如是被物質世界、現實環境所困擾了，那麼人生的見解已經不夠了。所以能夠具備了高遠的見解以後，那就不會被物質的世界所困擾，不會被人生痛苦的環境困惑了，自然會超越，會升華。這一篇《逍遙遊》，它的內涵就是如此。

世界上最高深的道理，同人的最深厚的感情一 樣，語言文字是沒有辦法表達的，不管什麼中文、 英文、法文、日文，沒有辦法表達。語言文字如果 能如實地表達人的思想，那人輿人之間就不會有誤 會了。譬如怎麼表達哭，只有哭了才曉得，就是這 個道理。但是也有最高明的人，不能表達的東西， 可以轉個彎來表達，那就是用比喻來表達。所以世 界上最高明的大宗教家就善於用比喻，釋迦牟尼佛 最善於用比喻，如用蓮花的比喻等；耶穌也很會用 比喻；莊子也常用比喻。因爲有時候不用比喻講不 出來，譬如我們恭維一個人很漂亮：「你比楊貴妃還 漂亮。」楊貴妃究竟有多漂亮，大家也沒有看到過。 不過拿來比喻來說明漂亮的程度。所以《逍遙遊》 裏面有兩個大方向，在很多關鍵的地方用比喻，來 告訴我們人生和修養的方法。哪兩個大方向?

第一個方向告訴我們「物化」，這是中國文化中 道家的一個大標題。宇宙中所有的生命，所有的一 切外物，都是物理的物象變化，物與物之間互相在 變化，所以叫「物化」。譬如我們人也是，「物化」變 出來的，一個男的，一個女的，彼此有變化，就變 了那麼多人；人生命活動中所需要的牛奶、麪包、 米飯、青菜、香腸等，經過變化又變成了人；人所 排泄的汗、口水，大小便，又變成了肥料；肥料再 變成萬物；一切萬物又互相變化，而且非變不可，沒有一個東西是不變的，「物化」。在道家的觀念裏，整個宇宙天地就是一個大化學的鍋爐，我們只不過 是裏面的「化」物，受「化」的一個小分子而已。 要如何把握那個能「化」，能「化」的是誰呢?把那 個東西抓到了就得道了，就可以逍遙了，不然我們 終是被「化」的，受變化而變化，做不了變化之主， 造化之主。要把握住造化之主，纔能夠超然於物外， 超出了萬物的範圍以外，所以莊子告訴我們『物化」 的自在。那麼，莊子同時在這個觀念裏頭也告訴我 們，人也是萬物之一，人可以「自化」。如果明白了「具見」，見到了「道」的道理，我們人可以「自 化」，我們這個有限的生命可以變化成無限的生命， 有限的功能可以變化成無限的功能。第二個方向就 告訴我們，真正的變化是什麼?人的變化。我們人， 可以把自己昇華成超人。這個超人怎麼變呢?超人 就在最平凡中變。我們做到了《逍遙遊》這兩個要點，才真正達得到逍遙。

我們先從人的這個高度來討論。

我想在座諸位先生、同修讀遇《莊子》，研究過《莊子》的很多，不過我報告我的意見。

北冥有魚，其名爲鯤。鯤之大，不知其幾千裏 也。化而爲鳥，其名爲鵬。鵬之背，不知其幾千裏也。怒而飛，其翼若垂天之雲。是鳥也，海運則將 徙於南冥。南冥者，天池也。

《齊諧》者，志怪者也。《諧》之言曰：「鵬之徙 於南冥也，水擊三千里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裏。去 以六月息者也。」

野馬也，塵埃也，生物之以息相吹也。天之蒼 蒼，其正色邪?其遠而無所至極邪?其視下也，亦 若是則已矣。且夫水之積也不厚，則負大舟也無力。覆杯水於坳堂之上，則芥爲之舟；置杯焉則膠；水 淺而舟大也。風之積也不厚，則其負大翼也無力。故九萬裏，則風斯在下矣，而後乃今培風；揹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，而後乃今將圖南。

# 鯤魚化爲大鵬鳥

北冥有魚，其名爲鯤。鯤之大，不知其幾千裏也。

中國文化中，道家講地理學由《山海經》開始。現在美國很流行《山海經》，最近在拼命地研究它。根據《山海經》的證明，我們的祖宗大禹治水到過美國，現在美國人在承認。如果研究《山海經》，我們老祖宗大禹治水不但到過美國，還到過歐洲，中東，紅海，地中海一帶。所以研究大禹治水的歷史，簡直有些不可思議。在九年當中，大禹就把長江，黃河打開了，把洪水放到大海里去了。根據《山海經》記載，東南亞各國大禹都到過的，他怎麼走的?又沒有飛機，道家講他當時騎在龍背上，要到哪裏龍就飛到哪裏。那些神話就多了。大禹開黃河上游那個龍門，符咒一畫，天上神人就下來了，然後大禹請神人幫忙，神人就把手放在華山上，兩腳踏着黃河的對岸，頭一伸，這麼一推，龍門就打開了。當然很快，幾分鐘就開了。我們現在聽了蠻好玩的啊，科學神話。仔細一想，這個裏頭有很多問題。上古連機械都不發達，不要說打開龍門了，以全國的人力拿來挖長江、黃河的一截，幾十年也作不到，爲什麼大禹九年就把洪水治下去了?所以這些資料，你們要哪裏找呢？在中國《道藏》裏，你看大禹的傳記。

《山海經》越看越神怪，裏面記載世界上的人類有個貫胸國，人生來胸部這裏有個洞，和背對穿的。貴人都有洞，不是貴人大概沒有洞或洞要小一點。吃了飯要走路；兩個人拿杆子往洞裏一套就抬走了。《山海經》中還記載有各種各樣的國家，各種各樣的人類。現在倒不是我們中國人在研究，是外國人在研究，研究來研究去不得了，最近發表的論文證明，大禹是到過美國的。所以有個美國同學間我：「老師，臺灣買不買得到山海經》?」我說買得到啊，在哪裏我告訴你。他說買得到正好，還準備要研究。

「北冥有魚，」「北冥」，這本書上「冥」字沒有三點水，別的書有三點水，尤其道家的書上都有三點水。根據《山海經》一書，中國上古講的，「北冥」，等於現在講的地球北極。道家的學說，在上古的時候，觀念比現代人寬，學術思想境界比現代人大，反而後世的人，把「北冥」說成中國的渤海，範圍被縮小了。中國的道家修道，什麼是「北冥」呢?我們身體丹田海底之下叫做「北冥」；什麼是「南冥」呢?頭頂上。修道煉精化氣，煉氣化神，煉神還虛，練到了頭頂上，佛家叫化身千百億，就是講這個道理。先把這些知識介紹給大家。

莊子說「北冥」，有一條魚，叫做「鯤」，這個「鯤」有多大呢?「不知其幾千裏也。」不曉得有幾千裏大。注意了，莊子說那條魚不曉得有幾千裏大，經常看到年輕同學寫文章：莊子說那一條魚就有幾千裏大。錯了，莊子是「不知其幾千裏也」，你硬是確定爲只有幾千裏，你已經把這一句錯定啦，所以你變成莊子的老師了。莊子講「不知其幾千裏也」，等於印度的佛經翻譯過來的八萬四千，不可知，不可見，不可量，無量無邊。結果學佛的人打起坐來，都把它變爲有量有邊，坐着就是那麼空，好像空起來就只有我那麼大，這不是有量有邊嗎?曲解了佛學。

化而爲鳥，其名爲鵬。鵬之背，不知其幾千裏莊子說這條魚古怪了，突然一個變化，從海里頭飛上天，就變成鳥啦，叫做「大鵬鳥」。這個大鵬鳥的背，也「不知其幾千裏也。」

這個很怪了噢，先討論這個問題，這就是中國的科學。年青人聽了一定笑，你們亂扯科學。中國的科學是是中國的範圍，實際上我們曉得，講科學，我們強調自已老祖宗的文化，中國從來在世界的科學史上是領先的，當我們有科學的時候，西方文化還沒有影子哩，當然現在落後了，幾千年不肯求進步。中國文化還有許多理論科學，你要看了會笑死人，但是真是假還不知道，不要輕易笑。譬如，我們曉得臺灣有鹿，它有些是鯊魚化成的，鯊魚到了年齡會跳上海來，在沙灘上打個滾，就跑到山裏變成鹿了。你信不信？信不信由你，講不講由我。有一些東西的確會變的，蒼蠅、蚊子是寄蟲變來的，飛蛾是蠹蟲變的。這是「物化」的道理。我們人也是變來的，精蟲變來的，對不對？所以根據中國道家的說法，唐代有個神仙譚峭，有一部道書叫做《化書》，專門講「物化」的道理，什麼變成什麼，什麼又變成什麼。其實，萬事萬物都在變，人也在變，你看，每一個人思想、年齡在變，男女到了更年期，一個老實人突然變成刁鑽古怪神經病。照心理學看，人都變壞啦，病院裏頭好人變病啦，對不對？我們坐在這裏，大家都在變，過去是媽媽手裏抱的小嬰兒，現在已經這麼大了，我呢，頭髮也變白啦。都在變，你不要忘記了自己也在變。　　

所以莊子說深海里頭有條魚，突然一變，變成天上會飛的大鵬鳥。這個問題很大，提出了兩個東西，「沉潛飛動」。沉伏下來，潛伏在深海里的魚，突然一變，變成了遠走高飛的大鵬鳥了。深海里本來有生物哦，告訴你們知識要淵博一點，你們至少要看「動物世界」。深海里的生物多得很，都很龐大；深海很黑，那些生物本身都帶光、帶電，頭上都有亮光。《逍遙遊》開頭告訴了我們一個人生的道理，一個人在年輕的時候，或修道還沒有成功的時候，或者倒黴得沒有辦法的時候，就要「沉潛」在深水裏頭，動都不要動。修到相當的程度，一變，就昇華高飛了。我們至少要明白，這個意義。

# 怒而飛，其翼若垂天之雲

鯤變成了大鵬鳥，大鵬鳥怎麼飛啊?讓我們寫一定很簡單：它要飛就飛了。莊子這裏寫「怒而飛」。這個：「怒」不一定是發脾氣，它是形容詞，等於努力的努字，表示鼓足了氣，充滿了氣。生命到了最高點，「怒」，才能起飛，否則飛不起來。跟飛機要滑翔到最高速才起飛廣樣。

莊子說餛變成大鵬鳥後，比原來還厲害，爲什麼？做魚的時候「不知其幾千裏也」，變成了大鵬鳥，那個背就「不知其幾千裏也」，沒有算兩個翅膀哦。現在加了兩個翅膀，那兩個翅膀一展開啊，像天上的雲一樣，把天兩邊都蓋住了，把東半球、西半球都遮住了。你說有多大？！如果我們寫白話文，要加三個字：「我的媽!」如果不加這三個字形容不出來有多大。唐代有名詩人杜甫的詩：「語不驚人死不休」，一個人寫文章做詩啊，做出來要嚇人，就成功了。如果做出來，大家看了連噴嚏都不打一個，這個文章就不值錢。杜甫的詩是「語不驚人死不休」，要說話說得驚人，就要數莊子，他一吹就那麼大。

大鵬鳥奮力一飛，翅膀張開，大概太陽都被遮住了，那我們連衣服也沒辦法曬了。等於佛經上講阿彌陀佛說法的時候，舌頭一吐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。唉喲!不知道有多長!我看經，到這裏一合掌：阿彌陀佛你不要說法了，要是舌頭一吐出來，我們的衣服就沒辦法曬了。

是鳥也，海運則將徙於南冥。南冥者，天池也。

這是要特別注意的關鍵。「海運」不是做官，也不是交通部門的海運公司，它是莊子造的名詞，代表一個大觀念，宇宙間有一個動力，生命裏有一個動能，就是「大運」。這個動力在佛家叫輪迴。「海」是形容它的範圍大得不得了；「運」，它永遠在轉動。這個動力一轉動，生命非變不可，所以鯤魚變成了大鵬鳥。大鵬鳥「怒而飛」，它飛到哪裏去?由於這個動力的推動，大鵬鳥飛到「南冥」，南極去了。這句話，大家常常輕易地讀過去，根據道家的解釋，人修道，身上的氣脈由海底發動達到頭頂，就超越昇華了。但這一步很難，必須有個幫助，你氣脈成就了，它就會來。

「南冥者，天池也。」「南冥」與「北冥」不同，「北冥」是地球的根，「南冥」是虛空中跟太空接起來的，叫做「天池」。現在科學發展了，世界的科學家都聯合起來到南極探險，至於對北極的考察，也只有些影子，真正的情況還遠遠沒有搞清楚。老實講沒有辦法，飛機只要到了北極的上空，指南針都要失靈。因爲那裏是旋的，也就是「海運」。科幻小說講北極有個地方，飛機到了附近就不得了，要被吸進去的。這個洞像我們喫東西一樣，嘴巴一吸進來，通過腸子，就從另外一邊出來了。科學小說是這麼幻想的，中國的小說早就那麼講了。

# 《齊諧》者，志怪者也

莊子說你不信啊？那我引證一段古書，以證明我說的話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《齊諧》，齊國人記載的筆記小說。 《齊諧》專門記錄古代那些神奇的事情，等於我們現在看的《山海經》。「志」就是記載。

《諧》之言曰：「鵬之徙於南冥也，水擊三千里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裏。去以六月息者也。」

《齊諧》書上是這樣講的：大鵬鳥要到南極去時，兩個翅膀一展開來，海水就飛上三千里高空去了。嚇人吧，趕緊得去發颱風警報。然後乘着風，一下衝到九萬裏高空。我們都看不見了，只能看到天空變黑，太陽給它遮完了。「搏」，好像在跟風浪搏鬥；「扶搖」，古代人給大風起的名字。

# 生命之息

接下去莊子講理由：

「去以六月息者也。」問題來了，大鵬鳥飛那麼遠幹什麼?跟我們相同，大鵬鳥夏天六月放暑假，要到南方去涼快涼快。這話古人看了一定不相信，六月南方熱得要死嘛，怎麼還去南方涼快呢?現在人都知道，南極的氣溫不知道零下多少度，凍得要死。大鵬鳥覺得這個世界發燒了，於是飛到南極的大冰山裏去。還有個問題，爲什麼「六月息」?五月、八月不可以，七月半也不可以，一定要六月?學過《易經》就知道了，十二卦中，六月夏至陽極陰生。十二卦代表一年十二個月，來表示地球氣候、氣運的旋轉，以及地球物理的變化。什麼叫「息」?

要注意中國的文字，「息」不是息滅是成長。所以消息兩個字，消是消耗，是放射完了；息是充電，是成長。大鵬鳥六月到南極去是休養補充。野馬也，塵埃也，生物之以息相吹也。

「野馬」不是一匹馬喔，「野馬」就是佛經上講的「陽焰」，太陽光的幻影，古書叫做「海市蜃樓」。航海過程中，有時忽然會看到海中間，好像前面到了某個地方，有城市，有來往的行人；沙漠地帶也常常出現這種情況。假的，什麼都沒有。太陽照在海面上，就會看到海面不再是海，而是海岸的城市了，如果當真走進去，就會掉到海里去了。在高熱和極冷的地方都容易發生這種現象。其實只是太陽光反射的一種投影。「塵埃」就是灰塵。講最細小的物質，佛經常用「微塵」兩個字。莊子說，一切物理的，生理的狀況，大的像鯤和大鵬鳥那麼大的生命，小的比一粒灰塵還小，它們存在於世界上靠的是什麼呢?「生物之以息相吹也。」自然的生命靠一個力量活着，叫做「息」。也就是修道人講的氣。這個氣不是空氣的氣。生命有了氣，就會像小孩子吹泡泡糖一樣，完全充實了。氣不夠自然蒼老了，最後死亡了。氣吹大了呢?「怒而飛」，就鼓起來，可以昇華了。

莊子的文章看起來，東一下西一下，毫不相干，其實處處相干，文章是呵成一氣的，中間沒有間斷的。天亦非天天之蒼蒼，其正色邪?其遠而無所至極邪?其視下也，亦若是則已矣。

莊子提了三個問題：

「天之蒼蒼，其正色邪?」我們仰頭看天，當天氣晴朗得一點雲都沒有的時候，空中顏色青青的，那叫「蒼」，我們現在認爲那是藍天。莊子他說我問你，天真是藍的嗎?你爬到天上看過啊?假如那個藍色就叫天，那夜裏這個黑色叫不叫天?早晨空中白白的一點曙光，那也是天啊?你看莊子多科學，多邏輯。換句話說，你不要搞錯了，天究竟是什麼顏色，你沒有辦法斷定它，因爲它是空的嘛，沒有一個固定的顏色。所以讀《莊子》這本書要注意，問號的反面還有很多的內容。

第二個問題：「其遠而無所至極邪?」你認爲宇宙是無限大嗎?遠得沒有辦法再遠嗎?是遠得沒有邊的嗎?那麼我們站在這裏，也算是宇宙一個起點嘍!我還摸得着啊，宇宙就在這裏啊，你怎麼說它沒有邊呢?這是一個邏輯問題。

第三個問題：「其視下也，亦若是則已矣。」當站在高空，所謂上方世界的人站在上面，看我們下方的世界，也是這樣的嗎?很多人坐過飛機，到了幾千尺高空往下看臺灣這個海島，好像小孩子作業裏畫的圖案一樣，不再是站在地面看到的高樓建築的樣子了。立場不同，觀點自然兩樣。

莊子提出問題來，他自己不說一個確定的答案。後世認爲中國的禪宗完全受了莊子的影響，其教育方法是永遠不給你答案。在這裏，莊子並沒有批判任何人，然而他已經把我們所有的境界推翻否定了。你不要認爲你的知識夠了，都是錯誤的觀念。

且夫水之積也不厚，則負大舟也無力。覆杯水於坳堂之上，則芥爲之舟；置杯焉則膠；水淺而舟大也。

莊子舉出一個事例，裏麪包括有幾層的道理。如果水不深厚、不充滿，就沒有辦法承受大船，除非像大海一樣的深厚、廣闊，才能載起幾千噸、幾萬噸的大船在上面飄來飄去。我們在廳堂裏挖個小坑，然後舀一玻璃杯的水倒在裏面，使它剛好不溢出來，把小芥子放在水裏面，就可以當作船一樣行駛；如果把杯子放在上面，一下就膠住了，浮不起來，爲什麼?水太淺，杯子當船太大了。我們看莊子多會說話，學會了《莊子》我們就會參禪了。莊子明白地告訴我們，每一個人的氣度、知識範圍、胸襟大小都不同。如果要立大功成大業，就要培養自己的氣度、學問、能力，像大海一樣深廣纔行。要夠得上修道的材料，也要像大海一樣汪洋纔行。佛經上形容「如來如大海」，講阿彌陀佛的眼睛像四大海那麼大，我們的眼睛小得很，有時候連眼白還看不見呢!

風之積也不厚，則其負大翼也無力。故九萬裏，則風斯在下矣，而後乃今培風；揹負青天而莫之夭者，而後乃今將圖南。

大鵬鳥要飛到九萬裏高空，非要等到大風來了纔行，如果風力不厚，它兩個翅膀就沒有辦法打開，飛不起來。風力越大，起飛就越容易、快速。懂科學的同學都知道，如果遇上風向不對，氣流很亂，飛機就不能起飛，不然很危險。莊子用這個道理比喻人生，修道想成功也要藉助於風力。一個人想成大功立大業，或者修道也好，做生意也好，要有本錢啊，本錢就是你的風。很多年輕人老是想：要是我呀，就要怎麼樣怎麼樣。想了半天，有沒有本錢啊?一毛錢也沒有。沒有風，還飛個什麼?所以青年人要想做一番事業，你的能力才智都要去培養纔行。風力不夠，沒你的事，本錢積累厚了，纔可以飛上九萬裏的高空。那時候，俯視天下萬物，你不會覺得自己偉大，已經沒有偉大可言了，一個個都很藐小。你到了高空上面，如果下面有個英雄拿個大刀在玩，很了不起，你一看，會好笑：哎!這個小孩子在幹什麼?你想想這個境界，人生被那麼一講啊，看看我們還有什麼意思?一層一層道理還很多，都是禪宗的話頭。

大鵬鳥飛起來，背對着青天，青天有多遠呢?「莫之夭 」，無量無邊。在這樣一個空靈的環境，它纔可以到達南極。道家講南極是長生不老之地，所以壽星叫做南極仙翁。莊子告訴我們，要達到空靈的境界，纔能有大的成就。一個人，思想氣度，不空靈，太小氣，就永遠不會認識這個宇宙，得不到逍遙。他得到的是「消搖」，消耗完了只好發抖了。

讀了《莊子》這本書，我們的心胸自然就會擴大了。我有個朋友，地位很高，當年我們叫他「哼字號」，譬如問他好，他就：「哼」；到了臺灣就變成「哈字號」了，你一問他，他就「哈」。所以人稱「哼哈二將」。一天他來看我，「哎呀，我煩惱得不得了，你怎麼叫我打坐啊?打坐也解決不了問題，怎麼辦?」我說：「拿一本書你回去看。」「哼哈二將」很聽話，果然回去讀《莊子》了。後來他告訴我：「我懂了《莊子》，舒服之極，現在也不哼也不哈了。」《莊子》確實處處都是解脫境界。

蜩與學鳩笑之曰：「我決起而飛，槍榆枋，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。奚以之九萬裏而南爲?」適莽蒼者，三而反，腹猶果然；適百里者，宿舂糧；適千里者，三月聚糧。之二蟲又何知!小知不及大知，小年不及大年。奚以知其然也?朝菌不知晦朔，蟪蛄不知春秋，此小年也。楚之南有冥靈者，以五百歲爲春，五百歲爲秋；上古有大椿者，以八千歲爲春，八千歲爲秋。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，衆人匹之，不亦悲乎！

# 境界大小的差別

蜩與學鳩笑之曰：「我決起而飛，槍榆枋，時則不至，而控於地而已矣。奚以之九萬裏而南爲?」

「蜩」就是蟬，也叫知了。知了夏天在樹林裏叫得很好聽的；秋天到了要蛻殼，蛻殼了以後，自己變化走了」，殼留下來就是蟬蛻。蟬蛻是一種中藥，它有清火作用，可治療喉嚨沙啞。「學鳩」是小鳥。

一隻小鳥一隻小蟲，沒有看到過大鵬鳥，因爲大鵬鳥一飛起來，它們看都看不見，只不過聽人家說有這麼一件事」，聽了就笑：那個大鵬鳥多事，何必飛那麼遠?像我呀，決起而飛，」什麼是「決起而飛」?「嘣」一下跳去了，這形容飛出去不遠嘛；大鵬鳥是「怒而飛」，飛得很遠，這之間何止天壤之別。小鳥小蟲自已也很得意；「槍榆枋，」從這棵小樹飛到那叢草上來，很遠嘛，也很痛快。「時則不至，」時間不夠，萬一我飛不到掉下來怎麼辦?「而 控於地而已矣，」不過掉在地上，也不會跌死。這個叫做飛啊?老母雞被我們趕急了的時候，「咯咯咯咯」的，它也會「嘣」地一下飛個兩步，就到前面去了，它也覺得自己很了不起啊。這就是人生境界的不同。所以它們笑大鵬鳥：這個老兄真是多餘，飛到南極去幹什麼呀?

下面一句話莊子都不講了。

世界上這樣的事情很多。有些了不起的人，當他沒有出來的時候，你東笑西笑，最後自己變成小鳥了。譬如歷史上南唐的朱溫沒有當皇帝之前，可憐得很；媽媽帶他三兄弟給人家幫工，他自己也要去幹活。老闆一天到晚駡他：「你這個傢伙個子大大的，活懶得幹，還光吹牛。」他實在給駡氣了，就說：「你們這些人都是鄉巴佬，光知道蓋房子，置財產，我們大丈夫做事，你懂得個屁啊!」老闆很生氣就要打他，老闆的媽媽說：「不能打，這個孩子將來前途無量，要好好對他。」老太太問朱溫：「你這個不肯幹，那個不肯幹，究竟想幹什麼?」他說：「我想借杆打獵的槍，到山裏給你打打獵，弄點好菜給你喫喫。」老太太說：「好吧，你要什麼都幫忙。」後來朱溫當了皇帝，對老闆的媽媽好得很，把她同自己的媽媽一起接來，很感謝她。看到那個老闆恨不得把他宰了：「你這個傢伙，眼光那麼小，看人看不起。」大家看人眼光放大一點啊，不要像這個小鳥小蟲。莊子沒講的，我把它補充說出來了。 適莽蒼者，三 而反，腹猶果然；適百里者，宿舂糧；適千里者，三月聚糧。

「適」是走路。天空早晨的顏色叫「莽」，晚上的顏色叫「蒼」。南北朝有一首詩：「天蒼蒼，野茫茫，風吹草低見牛羊。」那是西北地區傍晚的景色。還有一種解釋：「莽蒼」指近郊的草木之色。所以「莽蒼」代指較近的地方。到近郊的草木間去，一天在那裏喫上三頓，回來了肚子還飽飽的；假如走一百里路呢?就不同了，得帶一點乾糧，算不定要兩三天才能回來；如果走一千里路，那就要準備帶兩、三個月的糧食了。莊子好像很喜歡旅行一樣，告訴我們出門該怎麼準備，實際上他講的是人生的境界。前途遠大的人，就要有遠大的計劃；眼光短淺，只看現實的人，他抓住今天就好了，沒有明天；或者抓住明天，不曉得有後天。有一種人今天、明天、後天都不要，他要永遠。莊子就是告訴這個東西。因此說：之二蟲又何知？

這兩個小動物又懂什麼?它們的知識範圍有限啊!

# 小知不及大知，小年不及大年

如果一個人沒有眼光氣度，就會看不遠，那他的前途就有限。有遠見有大見的人，他就有千秋的事業，永遠有他的偉大。這是智慧大小有別。一個人壽命的長短，看你能不能把握。有些人活了幾十年就死了，不曉得把握它。所以說：「小年不及大年。」　　

「物化」的作用，就是關於一切的生物互相變化，所以鯤魚變成了大鵬鳥的觀念，第一個要點是「沉潛飛動」，莊子用寓言，也是用事實來說明。這屬於中國古代的科學，不要拿現代科學的觀念來說，至於它的對與不對，需要另加求證。第二個要點，一切萬有的生命之所以變化，中間有一個東西，這個東西莊子提出來一個名詞，叫「息」。中國後來的道家取了一個名稱叫「氣」，萬物皆是氣化。說到氣化，莊子文章寫作的方法，和他講話表達的方法不同，說到這裏，恐怕人家不相信，他就提出來，我們抬頭看天，究竟這個天是不是我們眼睛所看到這個樣子?假如我們到了高空，例如坐飛機，倒過來看這個地球，地球等於在我們頭的上面，那個時候看這個天又是什麼顏色呢?這就說明一個道理，等於佛學所講的：人世間一切的學問知識，都屬於「比量」，不是「現量」的境界。所謂「現量」，就是呈現出來那個真實的東西。我們現在借用了佛學名稱，就能瞭解莊子所說的道理。人類的見解、知識和生活經驗都是「比量」，不是真實的。同樣一個氣候，同樣一個空間，一個時間，一個顏色，因人而產生的感受各異。譬如說熱，熱到什麼程度?每個人的感受都不一樣。因此，冷熱一切等等，都是比較的，不是絕對的真正的知識。所以，莊子拿大海作比喻，水不深不能載船，水要很深，面積也要很寬，大船才能行駛。然後講大鵬鳥從北向南飛的時候，必須要等待大風，要有大風的風力，才能超越九萬裏的高空。

下面又提到小鳥和蟬。小鳥和蟬笑這個大鵬鳥，爲什麼要費那麼大的氣力?爲什麼一定要飛到南極去?等於講，爲什麼要看尼加拉瓜瀑布?到我們新界看看那個流水，也是瀑布，差不多嘛?還要買飛機票出國。就是這個味道。這就是談到境智「比量」的不同。每一個東西境界的大小，智慧的深淺，觀念等等是完全兩樣。因此莊子提出來，小鳥和蟬的境界小，智慧淺，所以看大鵬鳥遠大的高飛，不可想象。我們生活的經驗，一輩子在艱難困苦中過慣了的人，看到那個富貴和特別偉大的場面，自已就覺得路都走不動，也不曉得如何自處了。這就是說明境界大小的不同。所以莊子跟着提出來：「小知不及大知，小年不及大年。」智慧的深淺，壽命的長短，小的境界和大的境界相比較，差別太大。活了二百歲的人，他所經歷的人世間的經驗，同只活了二十多歲的年青人，這個中間差別很大。這種境智的不同，猶如佛經的一句話，叫「循業發現」。每一個人根據他自己的生活經歷、思想見解、智慧境界等，看一個東西的觀念都不同。

因爲《莊子》文章太美，看起來東說一句西說一句，如果你把全篇的邏輯貫穿起來了，是非常有條理的。中間都是申述理由。莊子並不是用純邏輯、純理論性的方法，抓到一個主題，死死地在那個牛角尖上鑽下去。莊子用文學境界的方法，從各種方面旁敲側擊，喜笑怒駡，正面反面地寫來，所以《莊子》本身有他的文學境界的邏輯。

# 奚以知其然也?

那怎麼樣知道這個道理呢?「奚以」，是當時古文的寫法。後來一直到秦漢唐宋元明清，許多人學古文的人，都用這個方法來寫文章。「奚以」就是何以的意思，等於白話文的那怎麼樣。

朝菌不知晦朔，蟪蛄不知春秋，此小年也。

現在我們講香菇、小菇，有些野生的香菇不叫做香菇，叫小菌類，尤其夏天下大雨以後，陰暗潮溼的地方，第二天一早，看牆邊或樹根上，都鑲了一些白色的小菌，這類由細菌化生的生物，「不知晦朔」。「晦」，每個月的月底叫晦；「朔」，每個月的初一叫做朔。「朝菌」這種東西，壽命不到一個月，兩三個禮拜就沒有了。所以，假設它每個月初三開始， 生長的，不到三十號就死亡了，它不曉得人世間有一個月的時間。「蟪蛄」就是蟬。蟬分兩種，有一種夏天生，一到秋天邊上就死亡了；有一種叫寒蟬，我們形容一個人不大說話，或者在某一種環境中不敢說話，不敢反對也不敢贊成，啞巴一樣發不出聲音，像冷天裏的蟬叫，不出聲來，用中國文學比喻就叫「噤若寒蟬」。所以這兩種蟬，有些生在夏天，遇 一陣就死亡，蛻變。莊子說它們不知道千年當中有春天和秋天，「此小年也。」

拿生物界的壽命來作比方，這是莊子所講的，比較的，他舉出來我們人知識範圍所看到的。還有一些生物，如細菌等，幾秒鐘的壽命，或者幾分鐘、半天的壽命，我們人以爲它們可憐，認爲自己活了五六十年、七八十年就蠻偉大的。其實，那些生物活了幾秒鐘，它也很快活，也覺得自己活了一輩子。感受的境界各自不同，每個生命都不同。因此，莊子說小的我們人還容易懂，大的就不大容易相信了：

楚之南有冥靈者，以五百歲爲春，五百歲爲秋。

「冥靈」，是什麼東西呢?實際上是一種大烏龜，有些書上解釋「冥靈」；是一種植物，這是不恰當的。烏龜有很多種種類，「冥靈」就是烏龜的一種，這種大龜像海里的玳帽，尤其在長江以南比較多，所以叫「楚之南」。有的烏龜千年可以不死；因爲它們可以食氣，有時候也喫一點小細菌。牆下壓一隻烏龜，它幾十年上百年不喫東西，也死不了。它有時候把 頭伸出來，或者有小飛蟲到它前面吞一口，喫一個小飛蟲等於我們到大館子吃了一頓大餐，也就夠了。然後它餓了，頭伸出來，吸一口氣，可以憋很久，活得很長。所以我們給人家做壽，不是送烏龜的標記，就是送白鶴的標記，這兩種生物壽命都活得很長。所以莊子提出來「楚之南有冥靈者」，它可以活一千年，以五百歲爲春天，五百歲爲秋天。以我們來看，烏龜的壽命已經很了不起了，莊子說，還不足：

上古有大椿者，以八千歲爲春，八千歲爲秋，此大年也。

中國傳統的道家思想，「上古」有一種樹，叫「大椿」，「以八千歲爲春，八千歲爲秋。」它的生命一萬六千年。這在道家看來不稀奇，所以中國的道家說，人練氣養氣的功夫修成功了，可以輿「天地同修，日月同壽。」「修」就是長，跟天地一樣的長；跟太陽月亮一樣的壽命。後世有些學者認爲，「大椿」的生命一萬六千年，不敢讓人相信，他們的著書註解上，什麼叫「大椿」呢?「椿」的拆字：木字拆成十、八，春字拆成三、八什麼的，隨便加一個數字一拼湊，然後認爲，「大椿」是莊子假設的，不需要去考證它。你管莊子說的是假的還是真的，反正樹木的壽命，譬如我們阿里山的神木就活得很長。自己的知識經驗有時候不到，因此把古人的許多東西曲加解釋。莊子現在講「大年」，由時間的比例，提到了動物和植物，然後講到人：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，衆人匹之，不亦悲乎?。

「彭祖」是中國有名的一個長壽者，他的名字叫 ，南方楚國人，據說活了八百歲。我們普通的小孩子都會講彭祖年高八百壽。彭祖是堯時候的人，在上古講來，這個壽命不算小，不過也不長，跟老子比起來並不算長，在中國道家歷史上，老子不曉得活到多少歲了，因爲每一個時代他都出現，每個時代都變一個名字，我們現在所講的老子是他周朝時期的名字，實際上不曉得他活了多少歲。

我們都曉得彭祖活了八百歲，不過中國人有個笑話，有一個老太爺祝壽，有人恭維說：「老太爺，您真有福氣啊，您跟彭祖一樣會長壽。」老太爺回答：「你拿彭祖來跟我比，那你小看了我。」這個人臉紅了，老太爺不接受恭維，於是問：「老太爺究竟要活多少歲呢?」我活一千歲啊!彭祖活八百，他少了兩百年。」「那很難辦了，歷史上找不出這樣的比方啊?」「那你讀書才少呢，你不曉得『好人不長命，禍害遺千年』，哈!我就是禍害。」這位老太爺很幽默。

「衆人匹之，不亦悲乎!」以彭祖活了八百年的年齡來講，叫我們一般人跟他來比比，自己太渺小了，活了幾十年，已經是老太爺，老太太了，很可憐，而且可悲。

這一段說明壽命時間的長短，是根據人的知識「比量」來的。莊子說一條魚怎麼變成大鵬鳥，不過中間插了那麼多故事，就說明一個東西：你們不要不相信，因爲人的知識範圍有限，沒有那麼高的見地，所以境界、智慧的「比量」不同。那麼莊子下面就說明大鵬鳥由北極向南極飛的這一件事情，他又迴轉來，在下一段裏頭要作結論，當然不是全篇的結論。我們這樣一研究，就曉得莊子的文章不是散漫，古人不是批評而是讚揚，四個字「汪洋徜徉」，就是博大，是形容莊子的文章看起來簡直像大海一樣偉大，像大海里的波浪，不曉得有多少波浪，但是歸結起來還是大海。莊子的文章我們看起來好像很散亂，東一下西一下，所以讀《莊子》，讀到後面忘了前面，不曉得他講到哪裏去了。但我們把這個邏輯抓住了以後，就知道《莊子》非常有規律的，還是在說一個主題——宇宙間一切的生命都是「物化」。下面莊子就引用古代例子做一個說明。

湯之問棘也是已：窮髮之北有冥海者，天池也；有魚焉，其廣數千裏，未有知其修者，其名曰鯤；有鳥焉，其名爲鵬，背若太山，翼若垂天之雲，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裏，絕雲氣，負青天，然後圖南，且適南冥也。斥笑之曰：「彼且奚適也?我騰躍而上，不過數仞而下，翱翔蓬蒿之間，此亦飛之至也。而彼且奚適也?」此小大之辨也。

# 南北兩極相通

湯之問棘也是已：窮髮之北有冥海者，天池也；

我們先把它截斷，文章其實是連着的。商湯問當時很有學問、很有道德修養的「棘」，「是已」，有這件事情可以來證明，並能說明莊子自己講的「北冥有魚」，突然變成大鵬鳥向南飛，這件事情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什麼叫「窮髮」?「發」，地下的頭髮是什麼?草!「窮髮」，沒有草。中國上古什麼地方叫做「窮髮」呢?蘇聯到北極一帶。這要研究《山海經》輿中國的上古史。所以中國上古時叫北方的民族，北方的人類，譬如叫俄國人爲「窮髮之民」，就是這個意思。因此，在這一段文章裏頭，深切地證明莊子所講的「北冥」就是北極。「窮髮之北」有個地方叫「冥海」，就是《莊子》開頭所提到的「北冥」。我們注意，《莊子》前面提過，大鵬鳥向南飛，到了南極「天池」，現在又轉過來，爲什麼講北極又是「天池」呢?

研究中國上古的科學物理思想，我們早就知道，由北極到了極點，一直再往北走，走到了頭就是南極，南極走到了頭就是北極，南極跟北極連着的，因爲地球像個皮球一樣是圓的。不過沒有一個人敢去走，也許有人走到了，據說走到的人到地球中間去了，他永遠不死，不回來了。但是真到了北極、南極那個地方，你回不來了，地心有一個吸風把你吸進去了，出不來了。據說地球內部很鬧熱的，還有個世界比我們還好，進去了以後永遠長生不死，還不止活一萬六千年。傳說，中國甘肅我們老祖宗黃帝的墳後有一個洞，從那裏可以到地球裏面去，西藏高原裏和四川以及陝西華山，也有可以達到地心去的這種洞。

我們不管那些神話，可是，莊子在本篇的文章裏頭確實提到，「北冥」叫「天池」，「南冥」也叫「天池」，猛然一看，衝突了。如果我們瞭解了中國上古文化的地球物理的思想，曉得南極輿北極相通，就一點都不稀奇了。那麼，這段文章看起來是在重複運用，什麼意思呢?莊子上面是講人的知識有限，壽命有限，經驗不夠，小境界不知道大境界，說了半天以後，然後說，用現在話講：你不相信啊，我用考古的經驗，引用歷史證明，在我們上古時，商湯當年就向棘問過這個問題。可見上古就流傳這個大問題。

有魚焉，其廣數千裏，未有知其修者，其名曰鯤；有鳥焉，其名爲鵬，背若太山，翼若垂天之雲，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裏，

重複上面的故事。「廣」就是寬，「修」就是長，這一條魚不曉得幾千裏大。「扶搖」是上古大風的名稱，是從海底裏面出來吹遍了大地的風，現在叫做颱風一類的；「羊角」也是風，不是現在生病昏了過去，躺在地上嘴歪手腳抽搐的「羊角瘋」，「羊角」是龍捲風一類，由地下冒出來向上旋轉，形狀長得像羊角；這兩種風不同。「搏」，把風裹進來謂之 「搏」，不是搏鬥，搏鬥是跟風鬥爭。大鵬鳥的翅膀把大風都包裹了，超過了九萬裏的高空。

絕雲氣，負青天，然後圖南，且適南冥也。

大鵬鳥到了最高處，大氣層都在它的下面，所以叫「絕雲」。高空上面沒有云，到了太空的邊緣，連空氣也沒有了，「絕氣」。但是太空上面還有的，在中國文學中叫「青天」，也叫「青冥」。講到這裏，我們想一想，中國的文學與上古的文化很妙，怎麼妙呢?現在科學發展到人類可以到達月球，在超過地球以外時，有一段黑暗，其實不是黑暗，它什麼都沒有，是空的，這是地球與其它星球之間，就是中國上古所講的「青冥」、「青天」。「然後圖南，」「圖」是企圖，大鵬鳥準備向南極飛，它到南極去幹什麼?乘涼休息去。

斥鎢笑之曰：「彼且奚適也?我騰躍而上，不過數仞而下，翱翔蓬蒿之間，此亦飛之至也。而彼且奚適也?」

「斥鎢」就是小鳥。這隻小鳥笑了：大鵬鳥何必到達南極去呢?何必飛得那麼辛苦呢?像我一樣，一跳，跳了幾丈高；一飛，飛了幾丈遠；好得很了嘛!就是飛下來，在那個「蓬蒿之間」，亂草之間一站，這不也是飛嗎?也飛得很痛快了。這個大鵬鳥，何必要飛那麼高那麼遠到南極去呢?

那麼莊子在這一段的結論：

# 此小大之辯也

我們要是用邏輯看這篇文章，《逍遙遊》第一句話是「北冥有魚」開始的，到這裏一段，做了一個結論，說明「物化」的觀念，講給一般人聽會不相信，爲什麼不相信?「此小大之辯也」。智慧境界大小不同，所以不大相信這個道理。

提到《逍遙遊》，整個宗旨說明一個觀念，人可以解脫物理世界的束縛，而找到自己生命的真正自在與自由，同時也說明，人民人世界不管做任何，乃至修道，第一個要見地高超，所謂要有遠見，纔能有真正的成就。一個人見解不高，他有所成就也有限，不是講他沒有成就，也成就，也同這個小鳥一樣，騰飛躍個幾丈高，在亂草上一站，隨風搖啊擺啊，也很舒服嘛。你要來抓我，「咚」地一跳，就跳到那棵樹上去了，豈不是優哉悠哉。人生的境界 也是如此。所以眼光小，知識範圍低，他活了一百歲，活得很快活，就像小孩子一樣，茶杯裏丟一片小小的樹葉，或者弄一點黃豆殼殼在上面漂漂，「你看我的船，開到哪裏了?唉喲，開到紐約了，你看靠岸了，靠岸了。」然後用嘴「呼，呼」地把它吹動，「嗬，大風來了!」兩個小孩子這樣可以玩上一天。他那個境界輿做生意發了一千萬美金的財，舒服的境界是一樣的啊。如同愛喫辣椒的人，喫下去辣得滿頭大汗，那個舒服境界都是一樣。

《莊子》這篇文章，影響了中國文化很深遠，小而言之，人們取名字都用它。如嶽飛的字叫「鵬舉」，就是引用大鵬鳥來的；宋朝的神仙陳搏，爲什麼叫搏呢?取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裏」之意，陳搏的號叫「圖南」，也是從《莊子》裏來的。古往今來叫圖南的，叫飛的，叫鵬的，不曉得有多少。人家有出門讀書的，我們送給他「鵬程萬裏」四個字。

《莊子》影響之大，這裏我們舉一個例子，南唐時代有一位文學家叫高越，在他沒有得志的時候，文學境界很好。南唐在中國歷史上是五代時期，天下很亂，軍閥各霸一方，這個稱王，那個稱帝。高越當時在湖南，湖南有一位姓李的稱王，看到高越很有學問，很有前途，就想把女兒嫁給他。如果是普通的青年還真是求之不得，一個小國王把公主嫁給自己，那鵬程萬裏，前途無量啦。可是高越不幹，他看出姓李的有這個意思，就套用《莊子》裏的典故寫了一首詩：「雪爪星眸鳳鳥歸，」他形容像鷹、大鵬鳥一樣，爪是白的，一個任何的生物，壽命活得很長，變白了；「星眸」，眼睛像天上的星星，亮得不得了。「摩天搏帶錦毛衣，」就是莊子所講的：「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裏，絕雲氣，負青天。」這樣的飛，文學上叫做「摩天而飛」，跟青天相摩擦。「虞人不漫張羅網，」你不要想布好網，把我這個大鵬鳥抓住。「虞人」是中國古代管山林，管動物的官職，相當於農林局局長兼野生動物園園長。「未肯平原遷草飛。」老實告訴你，你這個地方太小，還不夠我翅膀一展開，我不想在這裏飛。換一句話：你不要找我做女婿，我也不會幹。這一首詩表達了高越非凡的志氣。一個青年人都應該有這樣的志氣，所以倒黴一點沒有關係，將來反正「絕雲氣，負青冥。」

中國文化很多都同《莊子》有點關係。有古人畫了一幅畫，畫上是一隻鳥站在一根樹枝上面，嘴巴閉着不動。講到中國畫，畫的境界一定要配上文學，自己會題詩，會寫字，這畫就夠得上文人畫了。這麼一幅畫，題一首詩，怎麼題法?這就是難題了。有人拿起筆來一題，把這幅畫題絕了：「世味嘗來渾是蠟，莫教開口向人提。」人世間的經驗多了，實在 是一點意思都沒有，人生的味道像喫白蠟一樣。人的一切艱難困苦，不要向朋友訴說，也不必向別人埋怨，像這個鳥站在這裏閉着嘴巴一樣，連屁都不放，最高明瞭。「世味嘗來渾是蠟，莫教開口向人提。」這是真的。你說你肚子餓了三天，沒有飯喫，你給人家講，人家不一定同情你，或許還會笑你。你只有自己想辦法去找麪包喫就是了，沒有面包找渣子喫。像這一類的文學境界的故事，從《莊子》裏頭鑽出來的很多，如果你讀書多了，看中國文化， 很多地方同莊子的《逍遙遊》都有密切的關連，尤其是關於大鵬鳥。

《逍遙遊》現在由「物化」，物的變化，講到了「人化」，人的變化。換句話說，上面提到物理世界萬物自己的變化，下面提到人精神世界心的變化。

故夫知效一官；行比一鄉，德合一君，而徵一國者，其自視也亦若此矣。而宋榮子猶然笑之。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，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，定乎內外之分，辯乎榮辱之竟。斯已矣。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。雖然，猶有未樹也。夫列子御風而行，泠然善也，旬有五日而後返。彼於致福者，未數數然也。此雖免乎行，猶有所待者也。若夫乘天地之正，而御六氣之辯，以遊無窮者，彼且惡乎待哉?故曰：至人無已，神人無功，聖人無名。

# 四等人材

故夫知效一官，行比一鄉，德合一君，而徵一國者，其自視也，亦若此矣。

現在青年同學要挑起中國文化的重擔，就要對中國文字特別留意。近年以來，對同學們的文字教育太差了，差得已經沒有辦法再革命，因爲沒得命了，不需要革了。所以現在要把文化的命根重新培 養起來。這一段很簡單，我們很容易懂，但每一句、每一個字都必須要留意。「故夫」，就是白話文的那麼，是虛字，沒有實在的意義。爲什麼一定要用虛字呢?古文是要念讀出聲的，唸的時候聲音像唱歌一樣，平抑音韻，鏗鏘朗然，要唱着下去，中間就必須換氣，所以加上虛字，既可以換氣，又可以增加文章的氣勢。如果不加上虛字，就唸不下去了，那就成了吵架一樣，那就不對了。文學境界是柔和、很美的音樂。所以莊子拖長音韻，那麼那麼來了， 因此加上了「故夫」。

「知效一官，」注意這個「效」，有些人的知識範圍有沒有用處呢?有用處，用處就是成效，效果。他的學問知識及天生的才能，可以做一個官。官有大有小，有些人的智慧知識，行爲效果，當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宰相還可以，但不能當皇帝。歷史上很多人當宰相時了不起，結果給他當皇帝就當不好啦。有些人做小官，味道真好，做大一點就完啦，把他壓死了。有些人做個公務員，很有效；有些搞學問寫文章的人，如果叫他去修一個壞水管，他會把事情搞得更糟，他沒有辦法做實際的事情。「行比一鄉，」重點在「比」字。你看莊子絕不 用重複的字，「知效一官」。寫古文，寫白話文一樣，每個字邏輯思考要清楚，下的定義要準確，下不準確不行，尤其是寫書面文章。絕非新聞報道，馬上機器在動了，下一分鐘就要出來，管他什麼話，報道出來看清楚了就算了，反正五分鐘壽命，因爲大家看過了報紙就丟嘛。要寫流傳久一點的文章，就不能馬虎了。

有些人的行爲，可以在鄉鄰裏比較比較。我們到地方上，任何時間任何地點，中國外國都一樣，你到一個地方打聽一二，哪個人最出名，不管他是一個紳士也好，流氓也好，他的行爲在這個鄉村比起來呱呱叫，真可以做一個領導作用。所以他的行爲可以「比」，在一個鄉村裏比起來，他是老大，是頂尖人物。當然在一個鄉裏是頂尖人物，拿到國內比起來就不行啦，因爲人材更多了。

「德合一君，」古代的「德」字，不光指道德好，而且一切思想行爲，做人做事都好。有的人德性剛好和皇帝合得很好，他兩個在一起，可以搭檔二十多年，如果換了一個人，怎麼都用不好。這是人生歷史的經驗。你看古今中外歷史上的人物，有漠高祖就有蕭何，蕭何不碰到漢高祖，換上其它兩個人就合不來，合不好。等於男女之間，有的夫婦就配合得那麼好，雖然天天吵架，但是吵得很藝術，沒有他們這樣吵啊，就不會過一輩子。你不相信?有 這種人啊，夫妻之間吵來吵去，要是去了一個，另一個也活不長了。另外找一個來，吵得都不是對象，吵得都沒有味道，打得也沒有味道，這就是「合」的道理。做生意也一樣，老闆有一個忠心的幫手，他當董事長就配合得好，假如換了一個，就搞不好了。

「而徵一國者，」「徵」，經驗，效果。有的人治理國家當領袖，或者當第二號人物，他的聰明智慧能夠發揮，如果叫他下來開小店，他絕對受不了，他光會大的，小的幹不好。

這是「人化」，所以下面莊子加一句話：

「其自視也，亦若此矣。」每個人的知識境界，「比量」不同，自己看自己都了不起。都像那個小鳥一樣，你大鵬鳥飛那麼高那麼遠幹什麼?有什麼了不起?我「咚」地一聲，就跳到那個樹上去了，我這樣還不是也在飛。所以用中國文學來批評就是：「自視甚高」，自己看自己很高。我們拿鏡子照照自己，都是越看越有味道，越看越漂亮，越看越偉大，沒有一個人討厭自己。由此你可以瞭解人生，人看自己都很可愛，看別人都是覺得不行，這是一定的。偶然做錯了事，臉紅一下，過三個鐘頭一想，我還是對的，格老子，一定是他錯了。

# 出格的高人

而宋榮子猶然笑之。

上面提到了「知效一官」，「行比一鄉」，「德合—君」，「而徵一國者」這四等人材，而且都是領袖人材。什麼叫領袖?出人頭地，比人家高明一點。你看有的人做小老闆蠻好，像我有個同鄉的朋友，開館子發了大財，慢慢他要開大公司，結果不到三年就一蹋糊塗，什麼都沒有了。還有一個人，愛國獎券中了二十萬，我說你要小心啊!可是他一下要做大生意，還不到八個月，二十萬光了，最後還要去坐牢，所以他的命就是二十萬。因此這四等人，他們的範圍就是如此，這些人「其自視也，亦若此矣。」自視甚高，可是碰到另外一個高人，這個人叫「宋榮子」。這一類的高人，古代稱爲出格的高人，超出了人格範圍以內，因爲他沒有個格，沒有範圍可以範圍他。「猶然笑之，」就笑這四種人，看不起他們。　　

莊子在下面就提倡了一個隱士思想，他不是有意在提倡。中國文化的道家思想推崇一種特殊的人，這在中國文化中非常特殊，影響了我們的歷史。在撥亂反正的時代，國家民族到了最艱難困苦的時候；這一類隱士，在幕後都起了大作用。《論語》上也提到，孔子碰到幾個隱士，如楚狂接輿等，每個都把孔子駡得暈頭轉向，最後孔子只有讚歎一番：「鳥獸不可以同羣」!實際上孔子的思想，對隱士非常崇敬。什麼叫「鳥獸不可以同羣」?鳥類是高飛的；它要高飛就高飛去吧；野獸是生活在山林裏的，自然就在山林過他們的生活。這些高人，該飛的飛了，該住山的跑了。而我們呢?既不能高飛，也不想入林，還是規規矩矩在人世間做個人吧!這是孔子捧隱士的話。而後世儒家就引用這句話，解釋爲孔子在駡那些隱士是禽獸，這是完全把書讀錯了。孔子只講「鳥獸不可以同羣」，他沒講這些隱士是禽獸啊！這是後世儒家亂加的，這就叫讀書不老實。

下面標榜了一個人格，普通人可以通過修養變成什麼樣的人呢?

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，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，定乎內外之分，辯乎榮辱之竟。斯已矣。彼其於世，未數數然也。

這裏提出了第五種人格。「且舉世譽之而不加勸，」全世界的人都恭維他：你了不起!喊萬歲，跪下來捧他，他理都不理。他既不想了不起，也不想起不了。「舉世非之而不加沮，」全世界的人駡他、反對他，他決不改變自己的方向。達到這一種人格很難了，在古今中外歷史上都很難找到這樣的人。孔子在《易經·文言》裏對「潛龍勿用」的解釋，「確乎其不可拔，潛龍也。」就是要有特立獨行的修養，不受任何時代、環境所影響。可見儒家和道家思想是同一個道理。只是莊子的文章筆法華麗飄逸，汪洋惝恍，顯得更美一點，孔子只說了一句，溫柔敦厚，方正樸實。這就是齊魯孔孟文章輿老莊南方楚國文章不一樣的地方。「定乎內外之分，」「分」是份量。什麼是我?什麼是他?什麼是物?什麼是心?他對自己做人的道理看得很清楚。「辯乎榮辱之竟。」他對於人世間什麼叫做真正的光榮，什麼叫做真正的恥辱，看得很清楚。自己遭到了恥辱，絕不因爲現實社會的影響而有所改變。生活中錢多了當然很光榮，倒黴了誰都看不起，他一概不管，因爲這個現象與他本身獨立的人格不相干，所以他能辨別得很清楚。「斯已矣。」這些人了不起啊。儒家標榜的聖人、賢人、君子就做到了這種程度，莊子也非常佩服。

「彼其於世，未數數然也。」這句話妙了，可以作兩種解釋：一方面，歷史上的高人隱士不是屢時有的，不容易看得到，可能幾百年纔出一個；第二種解釋，這些高人隱士對於這個世界還有一些地方不同意。「數數」，沒有常常認爲都同意了。就像現代西方的民主政治思想裏的，既不贊成也不反對，可以保留這一票不投。

說到隱士思想，在這裏我們插一段題外話。掛在這兒的這幅對聯，是道家的陳搏寫的。陳搏道號希夷，他早已被道家推爲神仙的祖師。一般民間通稱，都叫他陳搏老祖。他生當唐末五代的末世，一生高臥在華山修道。五代末期有個皇帝，歷史上稱爲周主，很了不起很精明，當時周主幾乎統一了中國，可惜三十九歲就死掉了。周主曾經找陳搏幫忙，陳搏婉言推辭了。陳搏有一首名詩：「十年蹤跡走紅塵，回首青山入夢頻。紫綬縱榮爭及睡，朱門雖豪不如貧。愁看劍戟扶危主，悶聽笙歌聒醉人。攜取舊書歸舊隱，野花啼鳥一般春。」從這首七言律詩中，很明顯地表露陳搏當年的感慨和觀感。「十年蹤跡走紅塵，回首青山入夢頻。」陳搏生當亂離的時代，在他少年或壯年時期，何嘗無用世之心。只看得透徹，觀察周到，終於高隱華山，以待其時，以待其人而已。「紫綬縱榮爭及睡，」周主請他當宰相當軍師都不幹。「紫綬」，古代做大官，穿紫袍，系玉帶，我們看戲就知道，戲中的大官出來，在腰裏掛那個帶子，好像有水桶那麼大，這並不是爲了把衣服捆緊，而是拿來做官階的裝飾。「朱門雖豪不如貧。」富貴人家的房子門口，都是用最好的紅油漆粉刷的。可是陳搏認爲世界上最享福的是窮，一無牽掛。接着是他當時看到的情況：「愁看劍戟扶危主，」因爲陳搏生在唐末到五代的亂世之中，幾十年間，這一個稱王，那一個稱帝，都是亂七八糟，一無是處。但也都是曇花一現，每個都忙忙亂亂，擾亂蒼生幾年或十多年就完了，都不能成爲器局，所以纔有「愁看劍戟扶危主」的看法。同時又感慨一般生存在亂世中的社會人士，不知憂患，不知死活，只管醉生夢死，歌舞昇平，過着假象的太平生活，那是非常可悲的一代。因此便有「悶聽笙歌聒醉人」的嘆息。因此，他必須有自處之道，「攜取舊書歸舊隱，野花啼鳥一般春。」高臥華山去了。這是隱士思想的代表作。我們小的時候都曉得：「彭祖年高八百歲，陳搏—睡一千年。」他老人家睡醒了一問：「我那個老朋友彭祖呢?」「已經死掉了。」「短命鬼，才活了八百歲就死了。」你們看，這幅字就是他寫的，很有神仙味道乙，實際上陳搏是介乎道家和儒家之間的人物。宋朝的大儒邵康節，從他那裏接受了《易經》的學問。他高臥華山，等到宋太祖趙匡胤陳橋兵變，黃袍加身了當起皇帝來了，他正好下山，騎驢代步，一聽到這個消息哈哈大笑，笑得從驢背上跌到地下來，人家問他怎麼搞的?他說從此天下太平了。他是萬事都有未卜先知之明的。這一類人物，就是「彼其於世，未數數然也。」你懂了這種歷史，就會對「未數數然也」一句，有臭豆腐一樣特別的味道了。

雖然，猶有未樹也。

即使這樣，他還沒有建樹，還沒有得道呢。

這—段；莊子提出來的是「人化」。也就是人的真「比量」的境界。但這還屬於俗諦，還不屬於真諦。

# 御風而行的列子

夫列子御風而行，泠然善也，旬有五日而後反。彼於致福者，未數數然也。此雖免乎行，猶有所待者也。

第六種人了不起了。莊子的老師「列子」，「御風而行」，他是會飛的，到達了地仙之份。列子在空中飛了多久呢?他挺涼快挺舒服地飛了半個月，就又飛回來了。人修到地仙這一步也很好啊，活得蠻有趣味的。「彼於致福者，未數數然也。」你們一般人天天喫素，天天拜佛求佛保佑，求菩薩賜福，你能求得到這個境界嗎?你不信，去拜一萬年佛，看看能不能拜飛起來。

「此雖免乎行，猶有所待者也。」一般人認爲這很了不起，但是莊子並沒有認爲他有什麼了不起，飛起來不過是不需要走路而已嘛，還是相對，還要依靠一個東西：風，沒有風你飛個什麼啊?同鳥沒有空氣就飛不了一樣。這僅僅是佛法中的一種小乘境界。修得神通具足，會飛了，沒有什麼了不起，要是被莊子看見了，會馬上把你拉下來。像我們打坐，只有個空的境界，就是相對，就束縛在裏頭了。

# 真俗不二

第六種人也沒有什麼了不起，第七種人妙了：

若夫乘天地之正，而御六氣之辯，以遊無窮者，彼且惡乎待哉?

這種人沒有看見遇，不過滿地都是，他是大乘境界。「乘」的是什麼?「乘」的是「天地之正氣」，氣是我加上的。什麼叫「正」?我們坐着也很正，並不歪啊，也算「乘天地之正」吧?要參!勉強套用孟子一句話，就是「浩然之氣」，即天地正氣。這一類人也不要飛，也不要作怪，普普通通。「而御六氣之辯，」哪六種氣呢?有兩種說法：拿中國的醫學來講，陰陽風寒暑溼六種氣；還有一種說法，《易經》的十二闢卦把一年分成十二個月，六個月屬陰，六個月屬陽。由乾坤兩卦開始變化，五天一候，三候一氣，六氣一節，所以一年有二十四個節氣，氣候變化都不同，影響我們的生命活動，因此而產生生老病死的現象。如果有修養的人懂得了修道，物理世界起什麼變化，他心理和生理都會有所準備，因爲他本身「乘天地正氣」，有了很高的修養功夫，他就不受物理世界的支配，而且可以支配物理世界，就可以駕御控制「六氣之辯」。「以遊無窮者，」他活在這個世界上很好玩，—切都在遊戲三昧中，優哉遊哉。游到哪裏呢?游到「無窮」，無量無邊的時間空間不能限制他，因爲他已經超越了物質世界的束縛。

「彼且惡乎待哉?」人生提升到這樣一個境界，是絕對的，沒有什麼相對。等於佛家釋迦牟尼佛生下來說的：「天上天下，唯我獨尊」。這個「我」不是指釋迦牟尼這個人，並不是指這個小我，而是說人的生命有一個「大我」，超然而獨立，超越了物理世界。莊子是用另一個方法來表達「惡乎待哉」?宇宙間一切都是相對的，要超越了一切物質世界，才能達到真正的絕對。

莊子所講的大乘境界，什麼道理呢?這裏我們姑且安一個佛學名稱：「真俗不二。」「真」是真諦，「俗」是俗諦。不要離開現實的世界，他自己就超越了這個現實，世間與出世間「不二」，「不二」就是不二法門，就是?「一」。那麼怎樣才能做得到「真俗不二」呢?下面莊子點題了：

故曰：至人無己，神人無功，聖人無名。

這是老子講的真正的「無爲」，不過老子只講原理、原則。莊子提到了「至人」；「至者，到也。」人要是做人做到了頭，能把握自己的生命，叫「至人」。如果我們沒有做到沒有達到這個境界，不算「至人」。怎麼才能成爲「至人」呢?「無我」。「至人無己」，沒有我自己。這個難了，人生要達到無我很不容易。睡覺睡着了不叫無我，那叫昏頭；死了的人可以做到無我，那不算。我們坐在這裏活着的人，誰能做到無我?無我不光是理論，它也是工夫啊!什麼工夫呢？道家講：能夠「乘天地之正，御六氣之辯，以遊無窮者」，才能做到「至人無己」。

「神人無功，」比「至人」更進一步的是「神人」。我們這裏參考佛學思想，到達八地以上菩薩境界，叫「無功用地」，一切都無所用功了。也就是老子所講的「無爲」。無論上帝也好，耶穌也好，菩薩也好，他救了世界的衆生，人看不到他的功勞。他並不認爲自己有功勞，也不需要人跪下來禱告禮拜感謝，他覺得你應該感謝自己，與他毫無關係。真到了「神人」，是「無功」，無功之功是爲大功，如同太陽一樣，永遠給天下光明，而不需要任何感謝。

「聖人無名。」叫「聖人」只是勉強加一個代號，真正的「聖人」，他不需要「名」。世界上聖人菩薩很多，我經常發現社會上很多普通的人，做了好事，甚至做了很了不起的事，別人都不知道，所以我常常看到「聖人」，而且是真的「聖人」。像我們這些只是「剩人」，多餘的人。

莊子提出了第七種人，這是真正的榜樣，比那些飛起來的神仙高得多了。但是他在哪裏呢？在最平凡當中!越是這樣的人，越是平凡。所以了不起的人在哪裏找?就在現實世界最平凡中去找。因爲「聖人無名」嘛。菩薩、神人絕不掛一個招牌說我是菩薩，我是神人，如果掛招牌，那是廣告公司的事情，與他沒有關係。這是《逍遙遊》的第四個重點，「人化」。人化有三個原則：「至人無己，神人無功，聖人無名。」尤其明白了「聖人無名」這一句，我們就可以瞭解老子所講的「聖人不死，大盜不止。」一般人粗淺地讀過去了，認爲老子是駡聖人，不錯，是駡聖人，駡哪一種聖人?其實老子駡的是標榜自己是聖人的聖人。真正的聖人非常平凡，絕不承認自己是聖人。如果覺得自己有道，那是貼標語，喊口號，沒有用的，這已經不是聖人了。所以，「聖人無名」。無所謂聖人不聖人，最偉大的在最平凡裏頭，能夠做到真正的平凡，「無己」、「無功」、「無名」，功蓋天下而自己覺得沒有做過事，道德修養才能達到聖人的境界。因此莊子下面舉中國歷史上的一個事實來說明。　　

堯讓天下於許由，曰：「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，其於光也，不亦難乎?時雨降矣而猶浸灌，其於澤也，不亦勞乎?夫子立而天下治，而我猶屍之。吾自視缺然，請致天下！」  
許由曰：「子治天下，天下既已治也，而我猶代子，吾將爲名乎?名者，實之賓也。吾將爲賓乎?鷦鶉巢於深林，不過一枝；偃鼠飲河，不過滿腹。歸休乎君，予無所用天下爲!庖人雖不治庖，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。

# 堯讓天下

堯讓天下於許由，曰：「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，其於光也，不亦難乎?時雨降矣而猶浸灌，其於澤也，不亦勞乎?夫子立而天下治，而我猶屍之。吾自視缺然，請致天下!」　　．

我們中國歷史上相傳有這麼一件事，這是上古的史料記載的故事，正史裏沒有的。上古史料非常 重視這個問題，堯、舜、禹幾位都讓過天下。中華民族的上古老祖宗是公天下，天下不是屬於哪一家 的，德者居之。三代以後變成家天下，封天下了。

堯年紀大了，覺得要讓位了，於是想找個繼承人。當時有幾個了不起的人，最有名的是許由，另一位是許由的好朋友巢父。堯就到山裏找到許由，說我年紀大了，你是聖人，國家需要你來接皇帝的位。許由千聽，當然推辭了，推辭的話各書所載不一，然後把堯送下山去。許由覺得聽讓位當皇帝的話很髒，心煩得很，就跑到溪邊去洗耳朵。剛好巢父牽了一頭牛過來，就問老兄你今怎麼在這梁山寨上當土匪頭子的宋江，他的外號叫「及時雨」。《水滸傳》你們注意，每個外號都哲學。「及時雨」?夏天熱得要命，下來的雨多好啊，結果這個傢伙「宋江」送到江裏去了，這個雨沒用了。軍師是「智多星」吳用，智多星好啊，智慧那麼高，辦法又多，象天上的星星一樣，他的名字叫「吳用」智多星無用。看完《水滸傳》人物的綽號同他的本名，你就會哈哈大笑了，加上小說描寫的人物的個性、人品，是非常有意思的。

堯作了兩個比方之後，接着說：「夫子立而天下治，」古代尊稱別人爲「夫子」，相當於後代的先生。他說先生只要在那裏一站，不需要講話，天下就太平了；「而我猶屍之，」「屍」就是屍體，換句話說代表傀儡。我好像給人捧起的傀儡一樣坐在上面當皇帝，實際上白吃了世間一輩子的飯，象屍體一樣站在這裏。所以我反省自己，自己缺點太多；想你出來當皇帝治理天下。

# 越俎代庖

許由曰；「子治天下，天下既已治也，而我猶代子，吾將爲名乎?名者，實之賓也。吾將爲賓乎? 鷂鶉巢於深林，不過一枝；偃鼠飲河，不過滿腹。歸休乎君，予無所用天下爲!庖人雖不治庖，尸祝 不越樽俎而代之矣。」

許由答覆堯：你把國家治理得很好，很太平，現在叫我來接班代理，我爲了什麼?求些虛名嗎? 「名者，實之賓也。」這個道理要注意，真正的「名」是實際行爲成果的一個附屬品，所謂主與賓之分，功勞是主體；有功勞因此就有大名。譬如一個人真有道德，接受了獎賞，那是名與實相同，如果沒有事實而只有名，文學上就稱爲虛名，假的。許由的意思說：真正的名要有事實，要有功勞。天下如果沒有治好，我出來爲你抬轎子還有一點功勞，你現在已經治好了，連轎子都不用人抬了，我還出來幹什麼?

下面許由也作個比喻：「鷦鶉巢於深林，不過一枝；偃鼠飲河，不過滿腹。」小鳥在森林裏，只要有一條樹枝給它立足就很高興了。風一吹過來，一搖一搖的，鳥在那裏又唱又鬧，兩個眼睛滴溜溜到處轉，它覺得整個天地都是屬於自己的，非常自由自在。像我們青年同學聯考過後，出了考場，到山裏頭找一塊大石頭躺下來，那個時候，爸爸媽媽都看不到，誰也不過問，就會覺得整個天地都是我的，很偉大，跟這個小鳥一樣的，不過一上課堂就要命了。「偃鼠」是田裏的老鼠。「偃鼠」口乾了跑去喝水，它只要喝一點點水肚子就脹了。這個比喻是說小人物，小境界，只要自己覺得滿足就可以了，再找一個環境去滿足是不必要的。

你們年青人境界看得少。我們當年在大蘿山遊玩的時候，有些高的山坡爬都爬不動，有些地方爬一步，爬第二步膝蓋就要提起來；路又特別窄，兩邊是萬丈懸崖，看都不敢看，看了人要發暈的。像 我們這些自認爲了不起的，到底還是起不了。這些地方我們當然不行，就找本地人揹着走，有男的也 有女的，他們都是山裏頭的人，揹着籮筐一樣的東西掛在肩膀上，我們是反過來坐在上面，當然我們坐在上面，只能拿一句話去形容：慚愧慚愧。這些人就揹着我們上去了，我們坐在後面反過來看，像《封神榜》上的申公豹一樣，申公豹的頭是歪的，後腦在前面；臉孔在後面，我們那時覺得自己變成申公豹了。開始專門只看來路，兩邊不敢看，坐着看着，覺得真舒服啊，人在半空中，下面都是白雲，雲層裏有些亮光走來走去，配合着「嘟嚕嚨咚」的聲音，其實下面在打大雷，我們走在雷的上頭，天空太陽朗照，風景很好，兩個截然不同的境界。有時他們背累了，我們也坐累了，大家就停下來休息，我們在樹林裏找石頭坐下來看風景，他們呢，不大坐的，拿個木頭橫起來那麼一靠，然後點一支葉子菸，一毛錢不曉得買好幾支，煙吸進來一吐，看那個的神情啊，那時候堯來請他當皇帝都不幹。他們勞累過後，到了廟子就可以拿到錢了，然後買饅頭一喫，肚子喫得飽飽的，舒服得很，像當了皇帝或是發了大財一樣。所以人生境界不同。

許由說：我只需要現在過的境界就滿足了，「歸休乎君，」古代人穿大袖子，我們可以想象到許由的樣子：把袖子一拂，「你回去吧。」有唱京戲的味道。「予無所用天下爲!」有道之士，何必幹這個事呢?「庖人雖不治庖，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。」「庖人」是廚師。「祝」是禱告的意思。什麼叫「尸祝」呢?古代的巫師，相當於現在天主教的神父，佛教的法師，回教的阿訇這一類人。廚師不在廚房裏做菜了，當神父當法師的總不能把他的位置佔了，替他去做菜吧。

爲什麼莊子引用廚師來作比喻?我們中國人自古以來是講究喫的，歷史上也出過好幾個名廚師， 有好有壞。第一個好廚師是伊尹，商湯的宰相，他沒有當宰相以前，故意請求做廚師，以便有機會跟 皇帝見面。他的菜做得非常好，據說做出的好菜要有十個條件纔行，不但味道好營養高，而且想胖吃了就能胖起來，要瘦吃了就能瘦掉，簡直吹神了。像過去賣梨糕糖的吹牛一樣：老太婆吃了梨糕糖就 長生不老，年青人吃了馬上長高，趕考的人吃了馬上就考上了，要考不起的吃了梨膏糖一個字也寫不出來，效果就有那麼神奇。伊尹後來當了宰相，使國家興旺。我喜歡喫，也曉得做廚師的確很難，雖 然能夠使大家吃了都滿意，可他在廚房裏可夠苦的，累得汗流浹背，一般人喫飽了，還不知道廚師是怎樣辛苦做出來的。所以名廚師喜歡喫一點醬瓜，一點稀飯，因爲好菜做出來他自己都喫不下了。治理天下國家也一樣。看到政通人和，社會安定，也不曉得上面的人是多辛苦治理好的。所以古人有句詩：「洛陽三月花如錦，多少工夫織得成。」宋朝的首都洛陽，三個月來整個變成花都了，我們只欣賞它的成果好看，卻不知道創業的艱難。

許由說，堯，你做了幾十年廚師，天天做好飯菜給天下人喫喫，自己苦死了，熱死了，你現在想 不幹，對不起，我不會做飯，光會念經，只曉得「南無南無¨¨¨」或者禱告上帝，「啊!聖母瑪麗亞¨¨¨」菜我不會做，沒有辦法來管廚房，管不好的，只有各人幹各行。所以，莊子用廚師來作比喻，這一段包含了很深的意義。

要做一個自我超越的人，就必須擺脫世俗的枷鎖，否則很容易爲名利所困，名利所困是很難解脫 的，這是事實。所以許多人講： 「我什麼都放得下來，生活嘛，有什麼辦法?」一聽好像是真理，不一定。實際上我們做了一輩子人都沒有爲自己在生活，都是廚師，做了半天飯，都是做來給別人喫的，或者做給子女喫的，或是做給別人喫。因此必須要解脫了世俗的枷鎖，纔可以不爲名利所累，做到「聖人無名」。

許由連皇帝都不想當，我們看起來已經覺得很高了，但是莊子告訴我們，人超越昇華到這個地步，也只是世俗的解脫而已，還沒有達到出世的解脫。下面他引出出世解脫的來了。

肩吾問於連叔曰：「吾聞言於接輿，大而無當，往而不反。吾驚怖其言，猶河漢而無極也。大有逕庭，不近人情焉。」  
連叔曰：「其言謂何哉?」  
曰：「藐姑射之山，有神人居焉；肌膚若冰雪，淖約若處子；不食五穀，吸風飲露；乘雲氣，御飛龍，而遊乎四海之外；其神凝，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。吾以是狂而不信也。」  
連叔曰：「然。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，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。豈唯形骸有聾盲哉?未知亦有之!是其言也，猶時女也。之人也，之德也，將旁礴萬物以爲一，世蘄乎，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?之人也，物莫之傷，大浸稽天而不溺，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。是其塵垢秕糠，將猶陶鑄堯舜者也。孰肯以物爲事?」  
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，越人斷髮紋身，無所用之。堯治天下之民，平海內之政，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，汾水之陽，宵然喪其天下焉。

# 藐姑射之山 有神人居焉

肩吾問於連叔曰：「吾聞言於接輿，大而無當，往而不返。吾驚怖其言，猶河漢而無極也。大有逕庭，不近人情焉。」

這段文章很美，不過看起來彆彆扭扭的，孔孟文章的章法就不會這樣寫。我們打個比方，孔孟的 文章溫柔敦厚，方方正正，就像綫條中的直綫；老莊的文章華麗飄逸，汪洋惝恍，就像很出色很漂亮的曲綫。「肩吾」是人名，《神仙傳》上說他叫「施肩吾」。「連叔」也是神仙。一天，肩吾問連叔說：我聽到「接輿」亂講話。「接輿」也是人名，《神仙傳》說他姓陸，叫「陸接輿」。這個人，我們在哪裏見過呢?在《論語》上，又稱他爲「楚狂接輿」，是楚國有名的瘋子狂人，孔子捱過他的駡。這個接輿的話：「大而無當，」吹牛啊吹得大得沒有影子了。「往而不返，」他的話不兌現的，光說，話說遇了回不來的。我聽了覺得暈頭轉向，「驚怖」並不是說害怕，等於講聽得頭都昏了。「猶河漠而無極也，」像天上的銀河一樣沒有邊際。「大有逕庭，」「逕」是門外面的路。「庭」是門內的客廳。客廳同外面當然兩樣。肩吾說，接輿的話同我們的觀唸完全不同，總而言之，那個傢伙說些不近人情的瘋話。

連叔曰；「其言謂何哉?」曰：「藐姑射之山，有神人居焉；肌膚若冰雪，淖約若處子；不食五穀，吸風飲露；乘雲氣，御飛龍，而遊乎四海之外；其神凝，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。吾以是狂而不信也。」

肩吾把接輿駡了一頓，連叔等他駡完了問：他給你講些什麼呢?接輿他說：「藐姑射之山，有神人居焉，」「姑射山」，歷來的註解認爲在山西，至於在山西哪裏誰也講不清楚，實際上它是個假託的地方。「藐」是指很遙遠，從那裏往西方走。中國、印度的文化很怪，神話裏所有神仙住的地方，都是從某一個地區開始向西走的，不管你住在地球哪個角落，都是如此，這就是個大問題，非常妙的東西。我們古代道家的神仙住在西方的崑崙山頂，這裏講。「姑射山」上有一個「神人」，注意喔，「神人」也是人變的，人修成功，神化了，就叫做「神人」。

「肌膚若冰雪，」皮膚又細又白又嫩，比冰霜裏的那些雪還要好看。身材之苗條，三圍之標準，「淖約若處子；」像十二四歲非常健康的童子，活活潑潑的，永遠是個童子的相。這已經是很了不起了。「不食五穀，」他不喫飯的，大米、大豆、麥子、高梁，什麼都不喫，那喫什麼?「吸風」，喫西北風，「飲露」，也不喝茶，而喝天上的露水。他怎麼出去玩呢?「乘雲氣，」高興的時候手一招，天上的白雲就來了，當然黑雲也可以，然後「乘雲」隨便玩玩。想走遠一點呢?「御飛龍，」要用摩托車了，手一招，天上的龍來了，龍是他的摩托車，騎在龍背上說去哪裏，龍就飛到哪裏。「而遊乎四海之外；」古人也曉得地球有四大海，到哪裏玩呢?四大海的外面，拿現代觀念來講，超過地球到太空外面玩去了。他的生活很舒服。「其神凝，」注意啊，他的精神始終很凝定，不亂，一望就是個菩薩、神仙。我們這些人啊，多看一眼的話，眼睛就眨呀眨的眨起來了，不然就是各種表情來了。他始終是入定的，精神凝定不散的。「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，」他在那裏一站，這個地方都太平了，所以萬物接觸到他的範圍，都會自然地和順安定，不管氣候也好，莊稼也好，一接觸他的神光，大病小病都沒有了。「疵」是小毛病，「癘」是大毛病。人們不需勞作，穀子、稻子都能自然長出，成熟。換句話說，誰要見到他，就可以逃脫生老病死。這個描寫就像佛經上講的另一個世界北俱廬州一樣，人們思食得食，思衣得衣，非常富足，舒適。肩吾對連叔說：接輿給我講這些話，我越聽越覺得他是瘋子，盡說些瘋話，叫人怎麼相信呢?世界上絕對沒有這種人。

連叔曰：「然。瞽者無以輿乎文章之觀，聾者無以輿乎鐘鼓之聲。豈唯形骸有聾盲哉?夫知亦有之!

連叔聽完肩吾的報告說：對的。第一句話還蠻好聽，下面就開始駡人了。連叔說不是你講的對， 接輿的話是對的。我告訴你，一個瞎子，沒有辦法讓他欣賞世界上的文彩，藝術。「文」是文彩。「章」是大自然構成的美麗圖案。我們後世把用文字組織起來的東西叫做文章。一個聾子，沒有辦法讓他聽到最好的音樂，即使打鐘打鼓打雷他也聽不見。你要知道，一個人形體上有瞎子和聾子，世界上最可憐的人是知識上的聾子和瞎子。你看這些神仙駡人的藝術多高，他們駡人是不帶髒字的，但把人全都駡完了。

莊子這裏提出「神人」。莊子的文章有個重點：他強調說明有這麼些人可以做到。其實每個人都可以做到，之所以做不到，是由於自己學問上的不夠，知識上的聾盲。下面接着講一個道理：

是其言也，猶時女也。之人也，之德也，旁礴萬物以爲一，世蘄乎亂，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?

連叔說：接輿當時告訴你的話，老實講是對你而說的。換句話說，你的知識範圍太低，他當時比 較客氣，我就告訴你，他沒有把話講完。「之人也，」那個人呀，就是接輿告訴你姑射山上的那個「神人」，他的成就到了什麼程度呢?「將磅礴萬物以爲一，世蘄乎亂，」「磅礴」爲形容詞，用現在的話來講，就是融化的意思。也就是說，「神人」在那裏一站，就可把萬物融化了，與萬物變成—體。你說他是人也可以，你說他是萬物也可以，你說他是心也可以，他和萬物融爲一體。不是萬物把他融化爲一體，他能融化萬物爲一體，也就是「心能轉物」。「蘄」就是安定，他在那裏一站，這個世界就自然安定起來。所以像這樣一個人，怎能「弊弊焉以天下爲事!」「弊弊焉」，就是很輕視、渺小，誰還願意很渺小地只是想出來治理一個國家?治理一個天下?那是小事一件，他使整個世界人類安定下來還不算數，他能夠融化了萬物，使萬物都安定了。這裏是講「神人」的成就。

之人也，物莫之傷，大浸稽天而不溺，大旱金石流、土山焦而不熱。

連叔說：你要知道，接輿告訴你的這個「神人」，物理世界任何東西沒有辦法傷害他。「大浸稽 天而不溺，」假使北極冰山熔化了，整個地球都變成洪水滔天，對於他來說，不過覺得像在水龍頭下，正好洗個澡。「大旱金石流、土山焦而不熱。」碰到這個世界大旱天的時候，地球的礦物質，整個都融化了，礦物質都變成液體流汁，「土山」都燒焦了，變成煤炭灰一樣了，他覺得是暖氣開了，烤烤正舒服呢。

莊子這裏講的，看起來都是些神仙境界的神話，不過佛也講過類似的神話，是關於打座修禪定的。所謂禪定的道理，就是莊子上面講的「其神凝」三個字，這個「凝」就是定。所以我們大家修瑜伽、修道，沒有做到「其神凝」都談不上定。佛告訴我們，一個人修禪定，「其神凝」是有程序的，有初禪、有二禪、三禪等。佛講得最清楚，這個地球是要毀滅的，那時候會出現三災，也就是三劫。地球的大劫，第一個是水劫。水劫來的時候，地球北極的冰山溶化了，整個地球被水淹完了。水淹到什麼地方呢?淹到初禪天到二禪天之間。如果水劫來了，得了初禪定的人還是怕的，怕被淹死了，他在那裏打座入定也沒用，也把你泡掉了，這就是初禪天。所以我們打起坐來要流汗啦，身上生瘡啦，有時動感情啦，或產生慾唸的衝動啦，遺精和荷爾蒙的分泌也是跟這個水有關。這都是人體上欲界的水災。第二個劫就是火劫，火劫來的時候，天上不止一個太陽，相當於十日並出的力量照射地球，整個地球火山爆發，地球燃燒起來了，一直燒到二禪天到三禪天之間。水劫來了二禪天的人不怕，但火劫一來他就抗不住了。我們打坐修道也一樣，身體都要經過火劫，人會熱得受不了，簡直都要爆炸了。第三個劫就是風劫。風劫來了的時候，氣流產生變化，地球就像一股空氣一樣自己就化了，其實並不是風，是氣。三禪天還怕風劫。三禪天再高一點，超過四禪，三災八難都不能到達。

莊子那個時代，佛法並沒有進入中國，可他也講到了初、二、三、四禪，水劫(初禪天)、火劫 (二禪天)傷不了「神人」，實際上莊子曉得有個風劫(三禪天)，也害不了他，因爲「神人」可以「乘 雲氣，御飛龍」。如果研究這個道理，這就很奇妙了，那時候中國文化和印度文化並沒有交流，我們 再擴大地研究世界幾個古老國家，如埃及等的文化，所講上古那些神人也達到這個層次，乃至西方的神祕學也有類似的說法，這就很奇怪了。可見人類不分人種地區；最初的老祖宗，根據上一次地球的災劫，從同一文化而來，一開始就曉得人生命的價值有這樣高，就看你自己做不做得到。

# 是其麈垢秕糠將

「秕糠」，我們喫的穀子，殼剝下來就是米糠，這裏等於講是麥子的麩皮。我們看過濟公和尚的小說，濟公和尚是一天不洗澡的，人家生病了，他就在脊肋骨上把他的汗垢一搓，搓成一陀油丸，別人拿去吃了就好。人家問他這個是什麼藥?他說是伸腿瞪眼丸。喫下去兩腿一伸，眼睛一瞪就會死的，看你敢不敢喫，結果人家吃了都好了。這裏講「神人」把身上的「塵垢秕糠」拿出來，人吃了這些「塵垢秕糠」，「將猶陶鑄堯舜者也」，都可以造就堯舜這樣的入世的聖人，治世的帝王。因此你想想看，「神人」的生命價值昇華到如此之高，他哪裏會把物理世界一切東西看在眼裏呢?

肩吾本來告訴連叔，想博取他的同情，駡接輿是狂人瘋子，隨便吹牛。結果他反而讓連叔駡了一 頓，世界上本來有這樣的人，你自己真是聾子瞎子。罵完了，又說了一個道理：

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，越人斷髮紋身，無所用之。堯治天下之民，平海內之政，往見四子，藐姑 射之山，汾水之陽， 然喪其天下焉。

「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，」這裏爲什麼做生意要提到宋國?怎麼不提魯國也不提齊國?因爲宋人是 殷商之後，是代表殷商的文化。戰國時候宋國文化最高。孔子也是宋國人。「資」是販賣，「章甫」是禮帽禮服。宋人當時帶着禮帽禮服到越國去做生意。越國是現在的江蘇、浙江、福建等地，在當時是野蠻嘏開發之地。「越人斷髮」，相當於當代人，頭髮是剪短了的，所以我們現在就是「越人」本色。古人講「身體髮膚受之父母，不可毀也」，中國文化是要留長頭髮，要梳起來的。不像西方文化，野蠻文化留短髮。「紋身」，身體上都刺花的，裸體的。宋人把禮帽禮服帶到沒有文化的地方去賣，結果都賣不出去。把高度文明的東西，帶到最原始的地方當然沒有用。　　

莊子的文章是東一下西一下，看起來好像毫無頭緒，沒有連帶的關係，但一看下文能懂得他的意 思了。最近這兩天，我告訴幾位老頭子朋友說：我們寫的東西不行，要讓年輕人寫，因爲他們寫得比 我們好，現在年輕人寫文章，也是東一句西一句，看了半天都不懂，直到看完才明白他的意思。「莊子式的文章」。所以情願大家不要學這種「莊子式的文章」。

「堯治天下之民，平海內之政，」堯治理了天下海內，幾十年國家太平，那真是千古萬世聖明的帝王。「往見四子，」堯跑去看四個人，哪四個人不知道。不過後來各家註解《莊子》，把《莊子》裏說的怪人都拿出來充數，說許由是一個，許由的朋友巢父也算在內，再找兩個也很容易。不過文章沒有寫出來哪四個人是個妙事。「藐姑射之山，汾水之陽，」堯在山上往西方一看，有這麼樣的四個神人，「 然喪其天下焉。」堯看看這些神人，感覺自己簡直太渺小了，治好了天下又算什麼呢?

我們學到《逍遙遊》第六節，就曉得莊子把生命的價值直接指出來了：「神化」。人本身就具備精神這個「神」，可以自我地去變化物質，精、氣、神三者都是「心」的作用。換句話說就是：「心」可以使自己生命的功能超神入化。「神化」了以後就可以作入世的聖人，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」，小事一件，最後再出世。大家要注意，我們中國的歷史，中國文化開始就是那麼標榜的，如黃帝，我們這位老祖宗平天下治國家，安頓了萬民以後，在鼎湖乘龍而上天，入世而後出世。上天以後把他左右的幹部、大臣都帶走了，只有幾個小幹部，沒有抓住龍鬍子，一下從半空掉下來。但是這幾個人到漢朝、宋朝還在，宋朝以後就不知道了。「攀龍附鳳」這個典故就是這樣來的。我們要特別注意，透過中國遠古時的神話，證明我們中國文化的中心，始終把人的生命價值提高到兩個階段：一是作入世的聖人，人可以作到入世的聖人，這是入世最高的文化價值；然後由入世的成功，再「功成、名遂、身退，天之道」，成爲出世的聖人。這是我們中國文化的中心。這段文章莊子已經把要點點出來了，「神化」。不要忘記了，莊子首先講到「物化」：鯤魚化成大鵬鳥，由北極飛到南極，這裏面沒有什麼稀奇；是宇宙當然的道理，是一種自然法則。宇宙間每一個生命，都有「神化」的功能，可惜我們自己的智慧不夠，把這個功能喪失了。莊子接着再談到，人這個生命的「神化」的修養，「神化」的功能。莊子在下面一段文章要做結論了。

惠子謂莊子曰：「魏王貽我大瓠之種，我樹之成而實五石。以盛水漿，其堅不能自舉也；剖之以爲瓢，則瓠落無所容。非不 然大也，吾爲其無用而掊之。」  
莊子曰：「夫子固拙子用大矣!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，世世以併爲事。客聞之，請買其方百金。聚族而謀曰：『我世世爲，不過數金，今一朝而鬻技百金，請與之。』客得之，以說吳王，越有難，吳王使之將。冬輿越人水戰，大敗越人，裂地而封之。能不龜手，一也。或以封，或不免於闢，則所用之異也。今子有五石之瓠，何不慮以爲大樽；而浮乎江湖?而憂其瓠落無所容?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！」

惠子謂莊子曰：「吾有大樹，人謂之樗。其大本臃腫而不中繩墨；其小枝捲曲而不中規矩；立之途，匠人不顧。今子之言，大而無用，衆所同去也。」  
莊子曰；「子獨不見狸姓乎?卑身而伏，以候敖者，東西跳梁，不闢高下，中於機 ，死於罔罟。今夫 牛，其大若垂天之雲；此能爲大矣，而不能執鼠。今子有大樹，患其無用，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`廣莫之野?彷徨乎無爲其側，\*逍遙乎寢臥其下。不夭斤斧，物無害者。無所可用，安所困苦哉!」

# 不龜手之藥

惠子謂莊子曰：「魏王貽我大瓠之種，我樹之成而實五石。以盛水漿，其堅不能自舉也；剖之以爲瓢，則瓠落無所容。非不 然大也，吾爲其無用而掊之。」

這裏舉出一個與莊子同時代的人，惠子。惠子是當時的「名家」。古代文化講「名家」，這個「名」就是邏輯，所謂。「名理」，表示名稱、思想和觀唸的意思，任何一個思想、名稱和觀念，都要合乎條理纔行，即後世西方的邏輯學。惠子是當時的「名家」，講邏輯，講論辯，他和莊子非常好。惠子有一次告訴莊子說：魏王送我一個大瓠瓜的種子，我就種起來，結果長了一個大瓠瓜。有多大呢?「五石」，大概比我們這個講臺的桌子還大三四倍，如果我們現在拿來做菜，這裏滿堂也都夠吃了。古人在農村裏常常把瓜切開，曬乾了當水瓢用。惠子說：如果我拿它來作盛水用，又拿不動；如果我把它剖開了曬乾作舀水用的水瓢，水缸又沒有那麼大。這個東西大是大，但是大得沒有用。

莊子曰：夫子固拙於用大矣!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，世世以爲事。客聞之，請買其方百金。聚族而謀曰：『我世世爲，不過數金，今一朝而鬻技百金，請輿之。』

莊子對惠子說：你這個邏輯專家，當然比博士還要博，比教授還要會教，可是你光講空洞的理論，不會實際去用。莊子接着給惠子講一個故事：宋國有一個人，家裏有個不裂手的祕方。在大陸北方天冷的時候，手很容易凍裂的，鄉下的人就曉得用些羊油、豬油擦在手上，就不再裂開了。天冷一下子走到房間裏烤火，千萬不要摸鼻子，一摸鼻子就會全掉下來，也不覺得痛的，等身上暖和起來了，血液流出來纔會覺得痛，像鼻子掉了，耳朵掉了，那都是真實的事。宋人有了這個家傳的祕方，能在冬天裏塗在身上，不生凍瘡，手上皮膚不會裂開來，所以這家人，憑了這個祕方，世世代代漂白，都不會傷手。現在年青人沒有看過，我們小時候,自己家裏的布織了以後要漂白，染布也要漂，漂布要站在流水中漂，人光着腳在水裏站上半天一天的，要是冬天凍都要凍死。所以漂布有這個「不龜手之藥」太好了。在南方還有一種藥，冬天了喫過這種藥後，可以脫光衣服跳到深海里，幾個鐘頭都不覺得冷，然後上來穿衣服正好，如果吃了藥不到冰冷的水裏泡着，人是要燒死的。這個故事講另外一個人經過這裏，聽說這家裏有這個祕方，要求以「百金」——也許相當於現在一百萬美金的價值，購買 這個祕方。於是這家人開了一個家庭大會議，認爲保存了祖傳的祕方也沒有什麼了不起，最多給人家漂布，靠做苦工喫飯，而且每個月做下來也不過幾千塊錢，只夠生活而已。現在一下子就賣了一百萬 美金，全家人從此都發財了。於是就把祕方賣了。

客得之，以說吳王，越有難，吳王使之將。冬輿越人水戰，大敗越人，裂地而封之。能不龜手， 一也。或以封，或不免於，則所用之異也。

這個人買了祕方以後幹什麼呢?到南方去遊說吳王。吳越地在海邊，打仗要練海軍作水戰，他遊說吳王成功，做了吳國的海軍司令，替吳國練兵。到了冬天，和越國作戰，吳國的海軍塗了他的藥， 不怕冷，不生凍瘡，大敗越國，因之立了大功，「裂地而封之」。古代打仗有了功勞，要分封一塊土地歸他收稅，叫「裂地而封」。你看同樣一個祕方，有智慧的人能夠利用它不生凍瘡，不裂皮膚這一點而封侯拜將，名留萬古。而這一家人卻只能用這同一個方子，世世代代替人家漂布。同樣一個東西，就看人的聰明智慧，怎樣去運用，而得到天壤之別的結果。因此一個人，窮困潦倒了不要怨天尤人，要靠自己的智慧去想辦法翻身。所以任何思想，任何制度，不一定可靠，主要在於人的聰明智慧，在於能否善於運用，「運用之妙，存乎一心。」

今子有五石之瓠，何不慮以爲大樽，而浮乎江湖？而憂其瓠落無所容?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!

講完這個故事，莊子就批評惠子：你現在家裏頭有這麼一個大瓠瓜，太好了，怎麼怕沒有用處呢?要知道春秋戰國時期，交通很不方便，要找一隻船都是很難的事。莊子說你把大瓠瓜曬乾了挖空，像坐在大船裏一樣，也不買船票，到處都可以玩。結果你還擔心瓠瓜太大了沒有用。「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!」這句話不僅駡了惠子，還駡了古今中外的天下人，就是說你心裏亂作一團，大草包一個，是個大笨蛋。後世的文學家經常駡人「蓬心」，其典故就是這麼來的。

這是《逍遙遊》第七節。我們借用佛學的觀點給它做個小結論，即智量境界的異同。世界上的事物，本來就沒有大小和好壞之分，一個人智量大，見地高，境界應用高，就能把一個不相干的小事情用來「齊家治國平天下」。修道也是一樣的道理，一個不相干的方法可以使他達到超凡入聖的境界。如果智量境界應用的見地不夠，即使再了不起、再高明的東西，到了他手裏也會沒有用。像莊子他本身很高明，寫了一部《莊子》，結果呢?留給我們後來的學者作爲拿學位的論文資料而已，把《莊子》用小了，也變成惠子的瓠瓜，很可憐。

# 無何有之鄉

惠子謂莊子曰：「吾有大樹，人謂之樗。其大本臃腫而不中繩墨；其小枝捲曲而不中規矩；立之途，匠人不顧。今子之言，大而無用，衆所同去也。」

我們看到這裏可以想像成，這是當時談話記實的劇本。莊子跟惠子素來是好朋友，也是死對頭，碰到就擡槓。惠子跑來看莊子，說他有個大瓠瓜，莊子就說你不知道用大瓠瓜，真是一個大傻瓜。惠子捱了駡，沒有生氣，接下來他反而把莊子給罵了。惠子說，我還不止只有那個大瓠瓜，我家裏還有棵大樹，叫「樗樹」。樗樹在南方都有，福建很多，比榕樹還容易種，但根部非常的臃腫，外面有很多瘤。「不中繩墨，」「繩墨」是古代，甚至幾十年前木匠都在用的工具「墨斗」，現在做木工的很少用了。用墨斗把一條墨綫拉起來，兩邊繃直扯好，用手一彈，木上就留下了一條筆直的黑線，鋸子沿着這條黑綫就可以鋸下去了。但是「繩墨」對於那個大樹根卻沒什麼辦法，樹根中間到處鼓起包，無法使彈出筆直的黑綫。這種樗樹的枝條歪歪曲曲，不合乎規矩標準；長在路上，木材行的大老闆看都不看。而且這種樗樹，還有一股臭味，不好聞，因此沒人看得上。

惠子罵人也是不帶髒話的，他剛纔捱了莊子的駡，這裏又迴轉駡過來。他說老兄你的話「大而無 用」，你也光吹大牛，像那棵樹一樣，既無用又討厭，還發臭，誰看到你都要頭一歪走掉的。

莊子曰：子獨不見狸 乎?卑身而伏，以候敖者，東西跳梁，不闢高下，中於機闢，死於罔罟。

你看他們兩人罵架多有藝術，決不駡「格老子」，「你混帳」之類，兩人光在狸是狸， 是 ，兩種不同的。 跟狐狸差不多，我們普通在南方看到的多半是 ，不是真正的狐狸，假狐狸謂之 ，也叫野幹。所以研究《莊子》，植物，動物都要用到，很麻煩。莊子爲什麼說狸 ，而不提出狼狗呢?莊子這裏駡人是轉彎的，因爲狸和 ，這兩樣東西是有名的狡猾，心性多猜疑。中國文學中常把那些多疑，狡猾，有頭腦的人形容爲「狐疑不定」。

狸獨走路矮着身子，「卑身而伏」，偷偷地慢慢地過來，不讓人發現。它以爲自己聰明，別人不知道，結果高明的獵人都曉得它這個毛病，就在它易常進出的路綫上，一下子把它抓住了。狸 就是這樣，喜歡玩小聰明。有時候它也覺得自己很偉大，在樹上屋頂上跳過來跳過去，「東西跳梁，不闢高下，」它覺得自己跳得高，很有本事，所以膽子很大，也不害怕。但是人聰明啊，把機關已經埋在那裏了，等它一跳，「咚」的就掉進去了，「中於機闢，死於罔罟。」那些抓它的機械、羅網都佈置好了，它怎麼能逃得掉?你看莊子並沒有當面罵惠子，這個傢伙小聰明，鬼聰明，就像狸 一樣，你以爲你有多了不起啊?他沒有這樣駡。如果是我們駡架會很笨蛋，一定駡得很難聽，最後說不定還要打起來。他們兩人一邊喝酒一邊談，舒服得很。

今夫牛，其大若垂天之雲；此能爲大矣，不能執鼠。今子有大樹，患其無用，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、廣莫之野?彷徨無爲其側，逍遙乎寢臥其下。不夭斤斧，物無害者。無所可用，安所困苦哉!

莊子說惠子：你呀，簡直是小家把式，你以爲你邏輯講得好，知識就是那麼高，你看那個「 牛」偉大得不得了，有什麼用?連老鼠也抓不住。中國的大牛有好幾種， 牛出在中國的西邊，陝西過去靠近青海西康一帶，那裏的大牛叫 牛，也叫犛牛。莊子開始先駡惠子像狐狸一樣狡猾，自以爲聰明能幹，被人家抓住了，現在駡你以爲你偉大？像那條大笨牛，連老鼠也抓不住。

莊子說：惠子你家裏不是有棵大樹嗎?有了大樹，又有大瓜，有什麼不好?你真是個大傻瓜。你 把大樹栽在一個地方，哪個地方我告訴你：「無何有之鄉」，什麼都沒有，了不可得，「本來無一物」的那個地方。「廣莫之野」，無邊無量，萬物都看不見的地方。你把大樹栽在那裏，一天到晚在那裏優哉遊哉，逍遙自在。那棵樹，晴天當斗笠，可以擋太陽，下雨可以當雨傘，什麼都管不到你。你睡在下面，誰也不來砍它，萬物都不來擾害你。因爲看到沒有用嘛，螞蟻都怕臭，不來做窩的，什麼都不理你。然後你才真的自在，真的逍遙。《逍遙遊》，點出了最後的結論，「無何有之鄉」。

所以，大鵬鳥飛了半天，不是真逍遙，莊子說的真逍遙是「神化」。「神化」到哪裏去了?到了另一個世界，就是極樂世界。極樂在哪裏啊?在那個看不見，摸不着，什麼都沒有，但是那裏又的確有個東西的地方。你到了那個「了不可得」的境界裏頭，就可以得逍遙。我們借用佛學的觀點就可以作一個結論：要得世法、出世間法的大機大用，必須先要具備「真知灼見」，所以禪宗要具見。大機大用取決於佛法所謂的「見智」，「真知灼見」所見的那個智慧。所以「見智」之所見，非心識之所識，不是一般心意識能瞭解的，是「無何有之鄉」。莊子講的「神化」，要達到神的變化，才能得真正的逍遙自在。其實，就是佛家講的解脫。

如果真的到達了「無何有之鄉」，了無一物可得的時候，這是真正的逍遙。跟後來禪宗講的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染塵埃」同一個道理。這是講歸到真正的解脫，必須要了解本體，佛學的名詞叫法身，必須要達到法身的境界。所謂的身，也無所謂一個身，而是假定一個名稱，代名詞。

講瞭解脫，還沒有講解脫起用。到了《齊物論》纔講氣化，解脫起用。實際上，《莊子》內七篇是有連帶關係的，等於我們講《論語別裁》，裏面二十篇也是連貫的。